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清王漁洋著

香祖筆記

上

進步書局校印



[The text in this section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It appears to be a list or a series of entries, possibly names or titles, arranged in a vertical column.]

清 王漁洋著

香祖筆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序

說部叢書昉於漢魏盛於唐宋以來夫識大識小皆載文武之道雖聖人猶學之士君子著書立說豈苟然哉大抵人品高師法古興會佳兼是三者其立言必雅馴足以信今而傳後他若稗史野乘摭拾浮誕不經之言用以誇示三家村農及五都市兒已耳大雅捧腹吾無取焉阮亭王先生今世之古人也與余交素心莫逆垂四十年自其同官長安日公退之暇輒見其著書自娛殆無虛日聲詩古文而外間隨筆為劄記要必貫弗經史表章文獻即一名一物異日可垂典故備法戒者乃錄之否則略而弗書比年有池北偶談居易錄皇華紀聞諸書次第行世近又輯癸未迄甲申兩年筆記屬校訂為序余受而卒業或辨駁議論得失或闡發名物源流或直書時事或旁及怪異率皆精簡而不浮如噉蜜者中邊皆甜致有餘味又如捉松枝麈作魏晉清言吐納風流雖起王何諸子於今日無以相難也洵可謂閱覽博物君子矣往余閱益都孫文定公顏山雜記服其簡核次則德州田少司寇黔記亦有思致二公與阮亭皆齊產然平心品題終當讓此尤勝筆記十二卷香祖乃其軒名義取室有叢蘭也空谷不言無人自芳政可想見其人品耳若夫師法古興會佳直阮亭之緒餘也夫康熙乙酉春日西陂同學宋學撰

香祖筆記自序

愚舊有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刻於閩居易錄三十四卷刻於粵皆有成書壬午後盡急還京師偶有見聞筆之簡策適所居邨西軒有蘭數本花時香甚幽淡昔人謂蘭曰香祖因以名之凡十二卷漁洋山人王士禛

香祖筆記提要

是書為王漁洋所輯香祖乃其軒名凡
十二卷或議論史事得失或闡發名物
源流或抗談時事或旁及軼聞率皆精
而不膚簡而不浮彼嚮壁虛造泛濫為
豪者視此有霄壤之別

香祖筆記卷一

清 新城王士禛貽上著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三月初五日。文華殿經筵臣士禛以經筵講官刑部尚書侍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賜履禮部侍郎羅察進講四書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一節禮部尚書韓荃工部侍郎舒輅進講易經繫辭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四句講畢。賜宴太和門。

初八日。東宮會講。持敬殿臣士禛以尚書侍班講官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來道右春坊右諭德兼修撰沈涵進講四書親親而仁民二句。少詹事賽音布翰林院修撰胡任輿進講書經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二句。講畢。賜茶文華殿門。

江南道監察御史張瑗題為逆惡之罪。既已正典於前朝。私鑿之碑。豈宜傳流於後世。亟請乾綱勅毀。以儆奸邪。以垂鑒戒事。恭聞我皇上前歲翠華南幸。命修岳飛之墓。賜題于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壯山河。故特表而揚之。以風示天下。夫善在必彰者。則惡在所必殫。臣奉命巡視西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至香山碧

雲寺寺後峻宇繕牆覆壓數里鬱蔥綿亘金碧輝煌疑是前代王侯寢宮詢之士人
乃知為故明罪惡滔天磔尸身後逆璫魏忠賢之墓墓上有穹碑二屹然並立合書
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務司禮監東筆總督南
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忠賢之墓臣觀覽之下不禁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
明天啟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羣小皆出其門德碑生祠幾徧天下
神人共憤道路以目至崇禎初年罪狀發露押往祖陵潛行自盡磔尸河間迄今公
論在人尚恨戮尸不足以蔽厥辜乃畿輔近地尚留此穢惡之蹟借越之制何以儆
巨惡昭大法哉况當奉 旨纂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立傳表揚
以彰公道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餘黨膽大潑天目無三尺仰祈 天威乾斷
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刻平其墓俾天下後世知凶惡之徒不能違憲典於身前并
不能保墳墓於身後其於 聖明殫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如斧鉞矣云云奉
旨魏忠賢碑墓著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刻平該部知道瑗賦詩紀事云彰殫表天道
誅賞昭王綱伊誰實職之蘭臺凜秋霜道惟鉏姦究庶以全善良攬轡出都門陟睇
西山岡廬舍阡陌各各營農桑厥俗一以樸民氣尤悅康榛莽化蘭蕙無復嗥豺

狼尋憇古佛剎。紺碧何輝煌。背負諸墓碣。封樹皆貂璫。逆閣塚踰制。陵園相頡頏。宮碑轟霄漢。長松繞垣墻。以彼稔凶惡。萬死奚足償。搏噬縱鷹犬。湯鑊烹鸞鳳。天地盡暝晦。白日無晶光。古多寺人禍。茲禍踰漢唐。國步倏艱危。社稷旋淪亡。彼身已寸磔。墓胡留山陽。我見髮上指。衝冠心激昂。及此不鏌薙。無乃忤蒼蒼。拜疏請明旨。聖德奮乾綱。碑仆墓亦毀。狐兔將安藏。堯舜除四凶。海宇稱平章。誅惡及勝國。來者心自臧。岩壑漸穢濁。草木回芬芳。聊以佐史筆。憲紀于焉張。瑗字遵若。祁門人。予辛未科南宮所取會元也。以編修改御史。一時賦詩紀事者甚眾。按工部郎中萬公燝疏云。臣於三月詣陵開工。過香山碧雲寺。見魏忠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闊。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髣髴陵寢云云。則閣擅國柄時。自營生壙已久。特既誅之後。未有建議毀之者。故倖存至今耳。

羽紗羽緞。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二疋。今閩廣多有之。蓋緝百鳥毳毛織成。予按異物彙苑。唐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為裙。正視旁視各為一色。日中影中各為一色。而百鳥之形狀皆見。然則古亦有之矣。又南史齊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為裘。華貴無比。武后有集翠裘。以賜倖臣。皆其類也。又滿刺加哈烈出鎖

袂一名梭服。鳥毳為之。紋如紉綺。今閩中最多。價不甚高。非羽紗羽緞比。

浙江巡撫某疏。明紹興府知府湯紹恩。於三江海口築塘建閘。旱澇無害。逮我朝定鼎。洩水驅沙。靈異尤著。禦災捍患。利益弘多。伏祈勅賜褒封祀典云云。下禮部議允行。

京師粥花者。以豐臺芍藥為最。南中所產。惟梅桂建蘭茉莉梔子之屬。近日亦有佛桑榕樹。榕在閩廣。其大有陰一畝者。今乃小株。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臺者。永昌名花。上花見蕓林伐山。

鄞處士萬斯同。字季野。與其兄斯大。字充宗。同游黃太冲之門。充宗研精經學。而季野貫穿史事。於明代三百年典故。如指諸掌。史館總裁諸公。聘入京師。一切皆取衷焉。初先伯祖太師公諱象乾列傳。汪編修琬倪檢討榮各有撰述。季野從實錄搜采十

許事補入。視二君為詳。其所撰宋季忠義錄十二卷。一卷載恭帝端宗末帝本紀。陳

仲微二王始末。二卷迄末。自江萬里文天祥而下。逮劉辰翁。凡四百六人。皆向來紀

載所未備也。所著又有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補歷代史表六十卷。

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廟制圖考四卷。河渠考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儒林宗派八

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四卷。可謂通儒。壬午四月。歿於京邸。甚可惜也。自己卯順天鄉闈。乾清門覆試舉人後。直省考試官自侍郎以下。概行開列。恭候欽點。壬午鄉試。以副都御史張睿主考。陝西御史吳甫生副之。吏部文選郎中陳汝弼主考。江南工科給事中黃鼎楫副之。御史劉子章主考。江西御史傅作楫主考。浙江翰林滿洲阿爾賽副之。湖廣巴海狄理評事山東滿保。河南傅森皆翰林。滿洲人。山西孫致彌。戊辰庶吉士副都御史。御史庶吉士典鄉試。自是科始。二十年來京師士大夫不復用金扇。初則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紙扇。繼又尚青陽扇。武林各色夾紗扇。未幾廢而不行。獨尚曹氏靴扇。溧陽歌扇。一時風會。雖小物亦然。殆不可曉也。

壬午七月。浙江巡撫趙申喬疏言。浙省每科試卷一萬二千有奇。舊例同考官僅十三人。不能偏閱。請增三員。禮部覆允。併通行各直省。如有試卷數多。房考不足者。題明量行增加。得。俞旨。是科浙闈解額。視江南之數。并著為例。

丙子。予奉命祭西嶽。西鎮登鳳翔靈山靈鷲寺。見如來泥洹像。諸弟子有悲泣者。竊以為疑。適觀世說。顧敷七歲言。當由忘情故不泣。未能忘情故泣。尋味二語。大有解會。

康熙庚辰夏六月二十八日蒙 恩賜 御書帶經堂扁額謹紀述於居易錄末卷
今年壬午四月六日再蒙 恩賜 御書信古齋扁額回憶戊午夏初蒙 恩賜存
誠格物二扁已二十五年矣二十五年中三蒙 御筆題 賜堂額榮寵踰涯宋學
士蘇易簡獲賜飛白玉堂之署四字一時輒侈為盛事臣之蒙 恩何啻什倍恭為
摹刻懸於蓬華之居而什襲 御墨於寶櫝謹紀頒賜年月以示世世子孫勿忘報
稱云。

壬午六月初九日 召集內閣九卿及翰詹卿寺科道各部郎中四品以上官於
保和殿傳 上諭云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餘年惟日兢兢未嘗
少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誚念茲在茲也政事之暇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
摹字幅 賜卿等觀之臣士禎得絹素大字一幅共二十七字云惟正是視玄黃匪
惑非禮不觀儂型是則慎爾所觀無愆斯德臨米芾首尾凡小靈三曰淵鑒齋長寸餘闊
八幼康熙宸翰方一寸三分文 勅幾清晏方一寸四分文 是年七月二十三日恭紀

浙江鄉試廣額既奉 特旨允行順天府府尹錢晉錫上疏以京畿國學首善之地
請照浙江例增廣解額禮部覆准順天等府廣額十人國學八人奉天府一人宣化

府一人。八旗滿洲蒙古三人。漢軍一人。共廣額二十人。湖廣總督郭琇亦以湖南北地大人眾。援例疏請。部覆准照浙江例廣十三人。可謂一時右文盛事。然止順天國學浙湖三直省。而他省督撫未及疏請。部議遂未之及。未免向隅矣。至于鄉為孔子闕里所在。解額六十名。而至聖裔四氏學二人。即在解額之內。則視他省尤為未均。惜無言之者。

梵言辟菽。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

盤山拙菴智和尚。自江南還山。以滄浪高唱畫冊來索題。蓋師訪宋牧仲開府於吳

門。適朱竹垞藥太史自禾中來。會於滄浪亭。共賦詩見懷。而畫史高簡圖之者也。宋

詩云。青溝闢就老烟霞。瓢笠相過道路賒。攜得一瓶豆苗菜菜名。出盤山來看三月牡丹

花。因緣大事公能了。潦倒羸官我自嗟。好向滄浪亭子上。梅檀香裡奉袈裟。經行斜

日且觀魚。黃鳥緡蠻入耳初。接席金風舊亭長。嶺懷人蠶尾老尚書。甄春深玉版容

參悟。歲晚花宮待掃除。拂子一揮仍小住。空林明月暮鐘餘。

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讀汪灝。以大同府人文勝前。疏請撤去門字號。照福浙總

督侍郎郭世隆三十六年題請臺灣一府撤去至字號。與通省一體。勻中之例。部覆

得 旨允行。

河南巡撫侍郎徐潮疏言。二程子後裔五經博士程佳璠病廢。請以其子程舉承襲。明弘治中。京口人錢寶者。善醫。嘗遊齊魯間。遇一老僧。能卧大雪中。雪為不積。問其年數百歲矣。後至金陵。居天界寺。撫摩能療諸疾。後尹達頭客於錢氏。錢偶言僧狀。尹曰。吾師祖也。別來久尚亾恙耶。已而尹去。老僧復至京口。錢為述尹語。僧曰。是吾孫也。徐出度牒示錢。則唐大中四年所給。已八百年矣。僧秦人。不知名字。見外史

唐時升叔達三易集。有南翔八老人詩序云。南翔里有八老人為社。徐爵九十六。趙陸九十四。陸淙八十五。徐勳張樂俱八十四。董儒八十三。宋梓八十二。陸球八十一。居止不一二里。而耄耄相望。日杯酒談笑相娛樂。誠太平盛事也。詩云。白鶴村頭春日曉。香霧濛濛百花好。蒼顏素髮八老人。花前置酒相傾倒。笑說鄰翁學語時。追談邑子知名早。不知主客更勸酬。爭引曾玄互提抱。今年孟春甲子晴。占云麻麥俱豐成。坐中祭酒九十六。敬酌社翁旨且清。其間迭起拜更祝。但願脚健雙眸明。桂林從事八十一。只聞喚弟無呼兄。南村翳翳桑榆日。出且持杯歸散帙。但課兒孫種黍苗。何知道士餐芝術。香山居士有遺篇。九十不衰真地仙。公等康健逢聖世。能無巨莫

歌皇天。願炊香飯釀杯酒。日奉杖履長周旋。正嘉遺事多訛謬。欲問變靈輿。南幸年。魏學禮長林片葉集。有九峰青崖先生年一百二十一歲詩尤奇。

樂府碧玉破瓜時。而談苑載呂洞賓謁張洎贈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洎後以六十四卒。破瓜者二八也。老少男女皆可稱破瓜。亦奇。

山海經云。北號之山。有木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瘡。此即吾鄉之虛中棗也。出青城縣。漢上林苑有楊棗。見西京雜記。又東坡有與蒲傳正覓柿霜無核棗帖。元遺山有跋。見玉堂嘉話。

異物彙苑。巴旦杏。出哈烈國。今北方皆有之。京師者實大而甘。山東者實小肉薄。少津液。土人賤之不食。獨其仁甘。可以佐菹。

漢上林令所記桃十種。有櫻桃。含桃。含桃即櫻桃。且非桃類。

金剛鑽形如鼠糞。色青黑如鐵石。產西域諸國。在鷲鳥海東。青所遺糞中。以之鑄鏤無堅不破。右齊東野語所記。或云扶南國。剛金能切玉。扣以殺角則判。張洪使緬錄云。緬蠻地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馬令渴極而飲之。食其肉必死。此又草木之毒者而名同。

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有一定儀注不可那移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員外以下稱長官科稱掌科道稱道長是也自康熙丙子祭告回京見聞頓異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也

考工記韞人韞為臯陶鄭司農注臯陶古木也

徐渭路史一條云唐時高麗貢松烟墨和糜鹿膠造墨名隄糜此說杜撰陋甚按隄糜漢縣名地出石墨即今隴州之汧陽見於漢官儀其來舊矣非始於唐且與高麗無涉

青藤山人路史云中山酒中山兔毫竝是應天府之溧水縣非古中山也不知何據亦出杜撰

高季迪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若夢裡賢此三家村學究語所謂下劣詩魔不知季迪何以墮落如此而盲者反以為警策其後有彭三吾者又云畫師休盡殺夢弼要人圖轉入魔道矣又胡虛白詠綠珠云枉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鴻郎瑛稱之皆所云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若永叔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所謂詩論亦自近腐

以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徐秉義補使郎原任翰林院侍講徐元夢滿洲人為順天
考試官二君皆癸丑科進士。

郎瑛七修類纂舉東坡跋林和靖詩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骨以西臺為
南唐李建中謬甚南唐太弟太傅李建勳非建中也建中宋初人為西京御史故稱
西臺其書與楊風子先後齊名蘇黃常稱之郎未知耶。

剛卯或曰嚴卯見王莽傳或曰殷改音開見說文玉篇以正月卯日作而佩之服虔
云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晉灼曰長一寸廣五分或用玉或用金予於慈仁寺市中曾
見一枚乃以象牙為之八分書六十六字又按後漢輿服志長寸二分方六分諸侯
王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黑犀三百石以下以象牙。

類纂載武林女子金麗卿詩家住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林蘇郎瑛謂其不能守
禮出則擁蔽其面時方食不覺噴飯滿案又謂謝無逸以胡蝶詩得名號謝胡蝶
後李商隱襲其語云云則是以唐人蹈襲宋人矣更可一笑。

己卯十一月熊青嶽太宰拜相時宛平胥庭王公為首揆沁州吳公銅川次之而孝
感乃故相再入內閣或疑其位次王公云若熊公徑以大學士召還自當為首揆今

以禮書召還吏書而始大拜。是由尚書大拜。非以大學士召還也。不當讓。熊遂次吳而桐城張公敦復。又次熊。及王公引疾。則丹徒張公素存為首揆。桐城請告歸矣。乃

王教習門生也。

御史劉子章條奏外官禁止多帶家口。下吏部議。督撫止許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縣十五人。違例者革職。下九卿詹事科道集議。予謂自督撫已下。皆遞減十人。胡為州縣之於道府。頓減其半也。眾難之。乃定為二十人。而女口不與此數。違例者止於降級。再奉 旨。以旗員差多許倍之。

辛巳冬。杪得倪雲林喬柯竹石小幅。澹逸絕塵。題字尤古勁。真蹟也。詩云。隱士江陰許士雍。鈿山湖裡泊烟篷。秋來鱸膾尊羹美。亦欲東乘萬里風。後署甲辰八月倪瓚

雲林故居在厚山地名厚陽。

庚辰三月。朝陽門外東嶽廟火。殿廡皆燼。獨左右道院無恙。特發內帑。并令在京在外大小官員捐助。仍以 裕親王監視之。閱歲始畢工。親臨幸焉。廟中仁聖帝炳靈公司命君四丞相像。皆元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劉元所塑。元最善搏換之法。天下無與比。至是皆燬於火。

羅泌路史云巢父友許繇樊豎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遁之父適聞之洗耳於穎豎方飲其牛乃馭而還子革注豎字仲父然則洗耳者巢父飲牛者則樊豎又別自一人妄說紛紛諸子讖緯之書杜撰大抵如此可發一笑

蟲牢地名見春秋其地在今河南之封丘縣然路史雜國名又有蟲氏牢氏蟲氏條下曰邾地後有蟲氏牢下曰古牢子國後有牢氏

武會試舊無廷對臚傳之例有之自明末崇禎辛未科始從考試官方逢年之請也王孟端仿雲林古木叢篁自跋云幽篁古樹玉森森白石仙人翠作襟夜月幾驚龍虎立秋風時聽鳳凰吟畫圖入思曾飛筆山水留情獨撫琴不是遠尋高士宅何能愜我出塵心又李迪和東山逸叟和青箬谿道人四言一首

壬午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一莊令輿江南武進人一俞長策浙江桐鄉人初以違例貼出仍具題請旨奉旨俱著授為舉人准會試嗣後願做五經者不必禁止作何定例九卿等詳議具奏

九月初六日辰刻文華殿經筵講官禮部尚書韓菼吏部左侍郎傅繼祖進講四書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一節臣刑部尚書王士禎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

學士法良進講易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講畢。賜宴太和門。

初九日。東宮會講。持敬殿。臣士禎以尚書侍班。詹事府詹事來道右庶子沈涵

進講四書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二句。右諭德覺和託修撰胡任輿進講書經德無

常師主善為師二句講畢。賜茶。文華殿門。

翰林掌院舊皆以學士兼禮部侍郎。滿官漢官皆然。自崑山徐相國以大學士兼掌

桐城張相國以禮部尚書兼掌。與往例不同。然凡啟奏講書等事。仍滿前漢後不

論所居之本官也。今長洲韓宗伯兼掌院事亦然。

唐國史補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夏木嘒黃鸝。乃右丞竊取李嘉祐語。論者或為

王諱。以為增漠漠四字。便是點鐵成金手段。此亦嚙語。然此事往往有之。予門人太

倉崔舉人華。字不雕。貧而工詩。嘗有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予在

廣陵作論詩絕句四十首。舉此二句云。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後汪鈍

翁在京師。亦有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人。謂非取崔前語乎。汪子崔

亦前輩也。

譚輅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徐陵為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昔予與故

友汪鈍翁在京師。鈍翁好詆訶人。前輩自錢公牧翁而下。無得免者。後進以詩文請質。亦無恕詞。予每勸之。故友計甫草東嘗序予門人汪蛟門懋集云。鈍翁性愎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責。責不能掩其口也。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眾。不能數人焉。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少寬假。此數語頗得予二人梗概。顧施愚山又嘗謂予。公好獎引人物。自是盛德。然後進之士。學未有成。得公一言。便自詡名士。不復虛懷請益。非公誤之耶。予思其言。亦極有理。門人李少京兆子來。旣言。曩過漢中。聞南鄭縣之東有民家老嫗。年百二十歲矣。尚強健無恙。李自往訪之。云晨出往田間栽種。未及見。

廣州府佛山有諸生黃章者。年一百二歲。康熙己卯尚入省闈。自言吾今科目未中。來科百五歲亦未中。至百八歲始當獲雋。尚有許多事業。出為國家效力。耳。聞近歲已死。其言無驗。

九月二十五日。車駕南巡視河工。

十月初九日夜。再雪竟夜。積素滿庭。晚菊尚敷。腴可玩。晨起忍寒坐信古堂。對雪看菊。忽梁溪琴僧岳蓮見過。彈平沙落雁漢宮秋二曲。古音蕭寥。忘其身在長安官是。

秋曹之長也。作二詩紀事。

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于澄。南鄰于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連日本。南鄰琉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勦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逼。留偏師駐澎湖。島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敝。道乾遁往占城。道乾既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啟改元。有顏思齊者。為日本國甲螺。猶頭也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閩人鄭芝龍附之。始建平安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遂與倭約。盡有臺灣之地。而歲輸鹿皮三萬。荷蘭國人善火器。其居臺灣也。以夾板船為犄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土酋咸畏之。又建赤嵌城以居。順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懷一。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於歐汪。在今鳳山縣界辛丑。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何斌與荷蘭酋長陳潛誘成功。進取臺灣。鹿耳門詰屈回旋。沙浮水淺。猝難飛渡。成功舟至。水忽漲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國人與成功戰不利。退保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遁歸其國。成功既有臺灣。以赤嵌城為承天府。改

臺灣土城為安平鎮。總名曰東都。未幾成功死。其子經居鷺江。屢戰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據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寧。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辛酉經死。子克塽嗣。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福建總督姚啟聖用間。謀陰結傅為霖為內應。事洩。為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奉命率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湖。入罩灣。連克虎井。桶盤諸嶼。誓師戒嚴。鄭克塽奉表降。詔赴京師。隸旗下。於其地設臺灣府。統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十月二十七日。車駕回宮。

御賜內直吏部尚書陳廷敬副都御史勵杜納右諭德查昇各松花江石小研一方。色淡綠如洮石。腹有御書研銘八字云。以靜為用。是以永年。繼又賜大學士張玉書吳璵熊賜履工部尚書王鴻緒各一方。鴻緒所得有倭漆研匣。匣中有御用墨四笏。時十一月偶召張及王入南書房編次御書。得賜因及吳熊二公云。駕在德州。賜致仕在籍戶部左侍郎田雯寒綠堂扁額。原任翰林侍讀蕭惟豫編修田需亦蒙賜御書各一幅。

召戶部郎中陳奕禧入南書房。命書大小字各三幅。賜御書御製塞上詩。

一幅詩云半嶺黃雲合風悲鼓角聞野獮沙草外落日自成羣

御製宋高宗父母之仇終身不報論命大學士熊賜履禮部尚書韓莢內直吏

部尚書陳廷敬右諭德查昇同作又命浙江舉人查慎行源名江南舉人錢名世

等同作進呈

詔蠲甘肅等處地方四十一年四十二年錢糧江南上江下江四十二年錢糧

十二月諸王內閣九卿翰詹卿寺科道請上尊號奉旨朕即位四十餘年未嘗

少刻不以民生休戚為念遠邇安靜為本雖或慶雲景星嘉禾瑞草天書麟鳳之奇

總無關於黔黎亦無關於朕心反為史書之譏朕以實心為民天視天聽故有其道

難免後人公論若耀功德取一時之虛名朕之不悅甚矣毋煩數陳

上召海寧舉人查慎行武進舉人錢名世長洲監生何焯休寧監生汪灝于南書

房廬試詩及制舉文特賜焯灝舉人明年一體會試

考試新差提督各省學政翰林侍讀學士張廷樞等郎中翁嵩年等十一人於南

書房稱

旨又賜

御書一幅

八股題天子循循然善誘人一節詩題恭和御製考試嘆

壬午冬

駕歸自德州考試

內直諸詞林官至二十二日封印後一日始畢定一

等十人侍讀學士陳元龍等二等若干人其三等五人調知縣用諭德王化鶴中允吳晟修撰戴有祺祥林檢討趙爾孫吳文炎

命吏部右侍郎吳涵兼掌翰林院事

山行慮迷握嚮蟲一枚於手中則不迷見物類相感志虞山先生作嚮言取此

明文士如桑悅祝允明皆肆口橫議略無忌憚悅對丘文莊言舉天下文章惟悅其次祝允明世但唾其妄人耳允明作罪知錄歷詆韓歐蘇曾六家之文深文周內不遺餘力謂韓傷易而近僂形羸而情霸其氣輕其口誇其發踈踈歐陽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披袞繡東坡更作僂浮的為利口譁獷之氣肆溢舌表使人奔迸狂顛而不息曾王既脫衣裳并除爪髮譬之獸齧腊骨至於老泉頴濱秦黃晁張則謂不足盡及惟柳如冕裳珮玉猶先王之法服乃其大旨則在主六代之比偶故實吁亦鄙而倍矣論唐詩人則尊太白為冠而力斥子美謂其以村野為蒼古推魯為典雅粗獷為豪雄而總評之曰外道李則鳳皇臺一篇亦推絕唱狂詩至於如此醉人罵坐令人掩耳不欲聞論詩餘則專祖太白飛卿稍許歐晏周柳以為綴旒謂東坡木強踈脫少游魯直特市廛小家之子略舉大端如右所謂無忌憚者不足置辨也

西園雜記記明大臣壽考者自王端毅公魏文靖公而下十三人而不及雒陽劉文靖公晦菴文靖壽九十餘近百歲又弘正名相也何獨遺之

釋氏言羚羊挂角無跡可求古言云羚羊無此子氣味虎豹再尋他不著譬如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獨喻詩亦可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

大竹破山和尚天童密弟子也蜀亂後居萬峰賊李鷄子者殘忍嗜殺延師供養請肉食師曰公不殺人我便食肉李笑而從之全活無算師薨姓忠定公之裔孫也

鄭端簡云十哲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至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為邦之才不遠優於宰我冉求乎求我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矣其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於廡中右與予官祭酒時具疏大意略同惜為友人中阻疏不果上即當時禮部未必果行要當存此一段公論於天下後世耳予至今悔之

皮日休本字逸少後字襲美見北夢瑣言

康熙乙丑夏予使粵東還便道遊廬山宿開先寺觀陽明先生石壁大書紀功碑末云嘉靖我邦國若前知世宗入繼大統者按碧里雜存陽明既平田州之亂先是州

有巨石側卧江滸。舊有童謠云。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冬猛惡之。夜遣人平之。明復如故。先生定亂後。其石即平。先生自往觀之。洗剔苔蘚。有古刻。新建伯三大字。異之。遂續加九字。併刻於石云。嘉靖歲戊子。新建伯王守仁。又記先生習靜陽明洞。預知門人朱白浦。蔡我齋。入山事。中庸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陽明其庶幾乎。樂郊私語云。海鹽少年多善歌。蓋出於澈川楊氏。其先人康惠公。梓與貫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今雜劇中。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家僮千指。皆善南北歌調。海鹽遂以善歌名浙西。今世俗所謂海鹽腔者。實發於貫酸齋源流。遠矣。

香祖筆記卷一終

香祖筆記卷二

清 新城王士禎貽上著

異物類苑云。山都人面黑長身有尾踵。見人則笑笑則上唇掩目。按諸書言人都鳥都猪都皆不爾。此乃誤以狒狒為山都耳。

僅字有少餘二義。唐人多作餘義用。如元微之云。封章諫草。繁委箱笥。僅逾百軸。白樂天哭唐衢詩。著文僅千首。六義無差忒。小說。崔緯傳。大食國有陽燧珠。趙佗令人航海盜歸番禺。僅千載矣。甘澤謠。陶峴傳。浪跡怡情。僅三十載。披言。曲江之宴。長安僅於半空。玉壺清話。南唐先主傳。吳越災。遣使唁之。資幣幣糧。僅百餘艘之類。至宋人始率從少義。迄今沿用之。

令狐子先。安陸高士。予嘗著之古懽錄矣。王彥輔塵史載其著書甚多有萬卷錄。易說精義。晉年統緯。世惣樂要著。然書。讒髓。琴譜。兵途要轄等。若干卷。又云。令狐先生卒。阮逸天隱表之。林逸書。孟逸篆額。號三逸碑。

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每食生韭熟韭。蒞時人為之語曰。孰謂庾郎貧。每食二十七種。後魏陳留侯李崇為尚書令。性儉嗇。食止韭蒞。其客李元佑戲語人曰。李令公

一食十八種。問其故。答曰。二九一十八。二事極相似。

梅村詩話云。嘗與陳卧子共宿。問其七言律詩。何句最為得意。卧子自舉禁苑起山名萬歲。複宮新戲號千秋。一聯。然予觀其七言。殊不止此。如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左徒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尚竹林。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七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樓。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送秦師。諸聯。沉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

彈碁之戲。始見西京雜記。後漢梁冀傳。注稍詳之。似近投壺。而其製不傳。今人詩多以弈棋當之。可發一笑。王建宮詞云。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聞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讀之亦不能通曉也。

揮塵新談。記費鵝湖初第。謁彭文憲。文憲曰。殿上金堦滑。須慢慢行。吾鄉高念東侍郎。斯有句云。金堦路滑且徐行。本此。

唐蕭倣。咸通四年。知禮部貢舉。責授蘄州刺史。有與浙東鄭大夫書云。韓綰即文公之孫。柳告是柳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沉。皆倣是年所舉士也。

千里馬人皆知之。王兆雲湖海搜奇。載陝西民家有千里驢。腰有腎六。又張翁言有友人省親山東親家。以一驢至。曰此千里驢也。乘之倏忽抵家。

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達磨得髓同一關捩。觀王裴輞川集及祖詠終南殘雪詩。雖鈍根初機。亦能頓悟。程石臞有絕句云。朝過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予每歎絕。以為天然不可湊泊。予少時在揚州。亦有數作。如微雨過青山。漠漠寒烟織。不見秣陵城。坐愛秋江色。情蕭條秋雨夕。蒼茫楚江晦。時見一舟行。濛濛水雲外。江雨後明月來。照見山下路。人語隔溪烟。借問停舟處。惠山下都留綺過訪山堂振法鼓。江月掛寒樹。遙送江南人。鷄鳴峭帆去。起送竟京口又在京師有詩云。凌晨出西郭。招提過微雨。日出不逢人。滿院風鈴語。早至天齋還皆一時佇興之言。知味外味者。當自得之。

南昌陳士業。韻言嘗登泰山日觀峯。四更起候日出。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涌出。晃漾不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為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復為今日之日也。新吳宋長庚亦有此論。此說甚奇。山海經云。羲和二國名。每日出。二國人為御。推升太虛。語尤荒誕可笑。

七言律聯句神韻天然。古人亦不多見。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楊用修江山平遠難為畫。雲物高寒易得秋。曹能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近人節過白露猶餘熱。秋到黃州始解涼。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釋讀徹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皆神到不可湊泊。

錢武肅王目不知書。然其寄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不過數言。而姿致無限。雖復文人操筆。無以過之。東坡演之為陌上花三絕句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五代時列國以文雅稱者。無如南唐西蜀。非吳越所及。賴此一條。足以解嘲。

韓蘇七言詩。學急就篇句法。如鴉鷗鷹鵬雉鴣鷄。騅駟駱驪駉駘等句。予既載之。池北偶談。近又得五言數句。韓詩蚌螺魚鰲蟲。盧全鰓鮓鮓鮓鮓。鷓鴣鷓鴣鷓鴣。蔡襄弓乃甲盾弩筋皮毛骨利。然此種句法。間作七言可耳。五言即非所宜。解人當自知之。

武林女子王倩玉。貌甚美而工詩詞。已字人矣。悅其中表沈生。適聲。而越禮焉。母家訟於官。杭守弋。珽斷離。鬻於駐防旂下。沈千方贖歸。復為沈生一女而死。傳其寄沈

長相思一闕云。見時羞。別時愁。百轉千回不自由。教奴怎罷休。懶梳頭。怯凝眸。明月光中上小樓。思君楓葉秋。雖溼奔失行。其才慧亦尤物也。

癸未正月十六日。大駕南巡視河工。

上諭官民人等。及革職降級官員贖罪人犯。願赴山東被災地方。泰安州沂州新泰蒙陰郟城等縣。賑濟饑民者。列名以聞。事畢議叙。

會試總裁官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熊賜履。吏部尚書陳廷敬。吏部右侍郎兼掌翰林院事吳滄。禮部右侍郎許汝霖。

本朝惟高陽李文勤公三典會試。今孝感熊公。以癸丑甲戌丁丑庚辰癸未五典會試。澤州陳公以壬戌辛未癸未。亦三典會試。可謂盛事。按明二百七十年。惟金谿王公英。永樂戊戌。宣德庚戌。正統壬戌。三典會試耳。

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颶。颶倏發倏止。颶常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月七八月發者為颶。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為九降。過洋以四七十月為穩。以四月少颶。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颶。九月多九降。最忌颶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颶將至。則天邊有

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鬣尾者曰屈鬣土番識風草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颶一節則颶一次多節則多次颶之名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皇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念九日曰烏狗颶二月二日曰白鬚颶三月三日曰上帝颶十五日曰真人颶念三日曰馬祖颶真人多颶馬祖多颶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此其大者四月八日曰佛子颶五月五日曰屈原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颶十八日曰彭婆颶念四日曰洗吹籠颶七月十五日曰鬼颶八月一日曰竈君颶十五日曰魁星颶九月十六日曰張良颶十九日曰觀音颶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念六日曰翁爹颶十一月念七日曰昔菴颶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念九日曰火盆颶念四日已後皆曰送年颶按升菴先生云颶當作颶音貝

鳳山縣有薑名三寶薑相傳明初三寶太監所植可療百病。

諸羅縣番首名大眉者每歲東作時諸番請其出射射所及之地稼輒大熟號靈箭正月二十七日前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熙卒公禮部尚書文貞公崇簡長子也順治丁亥進士父子同官禁林又同為學士康熙壬戌以兵部尚書大拜居政府者二十年辛巳以病予告至是卒年七十六。賜諡文靖。王

文貞公六子長熙保和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次楨桃源縣知縣次然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次照浙江金華道參議次燕貴州巡撫都察院副都御史次默刑部郎中閱閱之盛時無其比

二月二十九日放榜曾元王式丹

江南寶應人

康熙中以尚書拜相者或進部銜如宛平王胥庭熙相國以司馬大拜而進兼禮部尚書京江張素存書相國以宗伯大拜而進兼戶部尚書是也其後吳沁州銅川

以刑部尚書大拜止兼本部

浙江巡撫張泰交以士民公籲請前巡撫陞浙閩總督諡忠貞范承謨春秋特祀允行。

湯調鼎淮之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議論多發人神智偶筆其記人參二則於此隋高祖時上黨民宅後聞人呼聲求之得人參一本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占者謂晉王陰謀奪宗故妖草生予曰非妖也人參如人形者食之得仙根至五尺而具人狀蓋歲久神靈之物而上黨又人參之所出惜時無張華其人故其物不著而以為陰謀奪宗之應文帝以丞相借帝位何嘗不以陰謀得哉又元覽云人參千歲為

小兒枸杞千載為犬子。按參以人名。伏土歲久而具體人狀。氣類神靈之感。無足怪者。枸杞字不從犬。何以歲久為犬。廣韻云。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秋名却老根。冬名地骨皮。是枸杞特四名之一。考山海經。建木上有九櫨。下有九枸。枸根盤錯也。與犬義絕不相涉。使枸杞而為犬。天精却老地骨皮又何化乎。人參譜

呂與叔記二程子語云。今日釋氏未消理會。大患者在介甫之學。譬之盧從史在潞。朝廷將討之。當時便使一處逐節度使。朝議欲討之。而李文饒之意。必欲先討潞州。則不必治彼而自敗。今日却要先整頓介甫之學。壞了學者。

程子云。詩小序云。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緣知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則是仲尼所作。要之皆得大意。朱子學宗二程。於詩序獨不然。何也。

伯淳道君實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愚謂熙寧之病已甚矣。溫公一出而立起膏肓。天下咸如更生。天不祚宋。遂使公年不永。豈云非所及哉。

三月十五日。上南巡視河回宮。內閣九卿迎駕於南海子西紅門。

四川巡撫貝和諾請復設蜀學省五十七學學官。下禮部議復得俞旨允行。謝在杭肇瀾小草齋詩話殊多憤憤。啟發人意處絕少。如云詩境貴虛。故仙語勝釋。釋語勝儒。夫仙語如步虛辭等最易厭。釋語入詩最近雅。今乃反之。豈非強作解事者。惟所云王右丞律選歌行絕句種種臻妙。圖繪音律獨步一時。尤精禪理。晚居輞川窮極山水園林之樂。唐三百年詩人僅見此耳。如云明詩遠過於宋。又云本朝僅數名家力追上古。然刻畫摹擬已不勝其費力矣。其他作者雖復如林。上乘雋語。人不數篇。要其究竟尚不及宋。宋人有實學。而本朝多剽竊故也。右二條自相矛盾。當以後論為允。又云國初詩林鴻高啟尚矣。鴻一意盛唐。而啟雜出元白長吉。夫鴻之為盛唐。廣鼎耳。安得與啟並稱。而且語有軒輊。此真齊人之知有管晏而己。又云李西涯樂府野狐外道。夫西涯樂府雖變體。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弁州晚年尚爾服膺。遽斥之為野狐外道可乎。約略駁正數端。以例其餘。至外篇雜篇以下。多載晚唐五代宋元詩。無可采者。正與劉後村詩話同耳。

三月十八日。萬壽節大赦天下。

十九日。赴暢春苑。啟奏刑部釋放囚犯八百餘人。是日請旨。御批又減等二十

一人

二十六日巳刻。文華殿經筵滿禮部尚書席爾達漢禮部尚書韓葵。進講智者樂仁者壽二句。滿吏部左侍郎傅繼祖漢詹事府詹事徐秉義。進講易經其德剛健而文明三句。講畢。賜宴太和門。

上南巡。畿輔在籍諸臣迎駕。詔復原任禮部右侍郎田種玉國子監司業劉芳喆御史戈英原官。至江南。詔起用原任河南巡撫侍郎顧沂翰林編修楊瑄。加檢討尤侗侍講。復內閣學士盧琦。諭德秦松齡。檢討潘耒徐欽馮翥。御史吳震方等原官。

二十八日午刻。東宮會講。工部右侍郎兼詹事來道洗馬張豫章。進講興於詩三句。庶子常壽修撰胡任輿。進講說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二句。講畢。賜茶文華殿門。

特賜江南舉人汪灝何焯蔣廷錫三人。與癸未科會試中式舉人王式丹等一體殿試。

宋中丞牧仲。得王介甫唐百家詩選殘本。自第五卷王昌齡李頎起。至第八卷錢起

盧綸司空曙止。又自十三卷王建起建詩二卷。至十六卷許渾止。中間第六卷沈千

運以下。全取元次山篋中集。而益以李嘉祐等七人。通三十八家。蓋亦詳於中晚而

略於初盛。宋人選唐詩。大概如此。意初唐盛唐諸人之集。更五代亂離。傳者較少。故

也。牧仲謂今所傳十卷。是章安楊蟠所改竄。非介甫原本。此雖闕本。而真面目尚在

山陽閻百詩若云。曾見閻賈持翻刻本。正二十卷。惜無從覓之。近牧仲有書。至云已

購得全本。方刻之。吳門云。

三月二十五日。特命皇長子臨故少傅大學士王熙之喪。拜奠舉哀。特恩異

數。都人驚傳。以為未嘗有也。上諭以世祖皇帝舊臣。故加殊禮。內閣部院諸臣

公疏謝恩。報聞。

四月初四日。殿試初七日。傳臚狀元王式丹。會江南寶應人。榜眼趙晉。福建閩縣

人。探花錢名世。江南武進人。是科以違式黜者三人。吳時寬沈其雷曾。

十五日引見。癸未科進士。選汪灞等四十九人。為庶吉士。與鼎甲三人。同入館讀書。

十二日在暢春苑。御試庚辰科鼎甲汪繹等及庶吉士。十七日。命下留館授職

者十三人。顧圖河甲戌。汪繹甲戌。李愈甲戌。皆鼎甲。餘庶吉士滿漢共十人。戊辰庶吉士梁佩蘭張尚瑗辛

未成吉士。伏億皆外用。外用者共三十一人。

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熊賜履以老病請告。允之。仍令居京師備顧問。

以吏部尚書陳廷敬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以副都御史勵都訥為刑部右侍郎。刑部侍郎金璽以前任湖廣巡撫紅苗事調用以直隸巡撫兵部侍郎李光地為吏部尚書仍管巡撫事。

鄞縣同年史及超少宗伯。前身為僧大成。予既書之池北偶談第二十六卷。癸未二月。與同年屠少司馬芝岩忠粹會於僧舍。屠亦鄞人也。因訊及史事。屠言其邑人戎通參上德。前身亦僧也。嘗以鐵練鎖項。募緣市中。通參之父戎翁者。嘗施齋供與之。善後僧化去。而通參以是日生。亦夢僧入其室。按宋相史彌遠。乃覺長老後身。即宗伯之先也。

唐武后遊石淙倡和詩。首御製。自皇太子相王以下。和者十六人。相王之後。次梁王

武三思。次內史狄仁傑。次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中山縣開國男張昌宗。又次鸞臺

侍郎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奉宸大夫汾陰縣開國男薛曜。書久

視元年五月。刊於平樂澗之北。岬。諸詩惟李嶠沈佺期二篇差成章。餘皆拗拙。可資

笑柄耳。黃岡葉並叔封知登封縣。撰嵩陽石刻集記。始著錄之。而刪去九首。不為無見。而朱竹垞太史憾其闕略。以得睹全碑為喜。則亦好奇之過也。當牝朝淫昏之世。二張每待行幸。預倡和。已令千古齒冷。而列銜於李嶠蘇味道輩之前。諸人亦俯首甘之。當時君臣上下。豈復知有羞惡之心哉。

文海披沙記筆之異者。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歐陽蘭臺用狸毛為心。蕭祭酒用胎毛為柱。張茂先用鹿毛。陶隱居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百紙。狸毛可書八百紙。又有豐狐蚺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雖奇品。而醇正得宜。不及中山兔毫。若淇源之鴨毛雀雉毛。但取五色相間為觀美耳。今吳興兔毫佳者。直百錢。羊毫僅二十分之一。貧士多用之。然柔而無鋒。臧懋循欲取貂鼠毛為之。輔以兔毫。謂鍾王所用鼠鬚必此也。然稍肥。舉落運用不如人意。已上謝在杭所記備矣。近日湖州專用羊毛。殊柔軟無骨。形貌亦醜。貂鼠珍貴。專為貴人表帽之用。筆工當何從購之。

李滄溟食饅頭。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蔡姬者所造。乃食其法。先用葱。不切入餡。而留饅頭上一竅。候其熟。即拔去葱。而以麵塞其竅。此謝在杭文海披沙所載。即所謂

蔡姬典盡舊羅裙者也

揚州銀杏樹內有觀音大士像。寧波落迦山石有大士竹林鸚鵡像。子皆載之。池北偶談。閱文海披沙一則云。永州蘇山多石。淋以水。鋸破。中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等像。西方聖人神道設教。理或然也。

吾鄉風雅盛於明弘正。嘉隆之世。前有邊尚書華泉。後有李觀察滄溟。滄溟集盛傳於世。華泉集一刻於胡中丞可泉。再刻於魏推官允孚。又逸稿六卷。刻於王方伯桃溪。又有李中麓太常選本。山西臺察趙侯齋刻於太原。予所及見者。前三本。而中麓選本獨未之見。諸本亦漸就漸滅矣。康熙己卯。予乃選刻於京師。凡四卷。予兒啟涑以予私淑先生之切也。移書宗姪萃訪其後裔。久之。萃乃詳其家世。報涑曰。先生二子。長子翼。以廕官光祿寺丞。其後無聞。次子習。歷城諸生。字仲學。號南洲。有詩名。習子治禮。治禮子節。節子庶。皆以諸生奉祀事。庶子材。材子紹祖。自先生至紹祖。凡七世。其家尚有先生畫像云。先生祀郡邑鄉賢。其奉祀。至材始失之。材今年老。為人佃田。紹祖始十餘歲。亦失學傭工。辛巳。予假歸。涑乃為予述之。而濟南諸生某某。以書導材。攜紹祖。及先生畫像。謁予里第。比予過郡。因與巡撫王中丞東侯。提學徐僉事。

章仲備言先生名德。而後裔僅有存者。遂以紹祖奉先生祀焉。

先生墓在萊莊亦革云。

黃子鴻名儀。常熟人。隱居博學。工書法。予刻漁洋續集。將訪宋槧。苦無解書者。門人崑山盛誠齋侍御。稱聞子鴻。多見宋刻。獨工此體。因禮致之。子鴻欣然而來。都無厭倦。今續集自首迄尾。皆其手書也。尤工小詞。有句云。井桐休放月痕來。玉塔剛卧金鈴犬。人多稱之。

安丘劉憲石相國。紅好為詩。嘗賦從軍行云。匣裏雙雄劍。腰間兩石弓。蓬蒿真浪死。何必怯遼東。後竟以事隸旂下。人以為詩識。

江南蘇松糧儲道參議馬逸姿。疏言。臣父瑛原任永嘉縣知縣。康熙十三年。值逆藩耿精忠之變。與溫處道臣陳丹赤恪守臣節。同時殉難。荷蒙皇恩。矜恤。屢下

綸。從優議叙。贈臣父浙江布政使司參政。廕一子入監。併賜葬祭。康熙三十六年。撫臣疏請於溫州府建雙忠祠。復荷俞允。先是三十五年。丹赤蒙特恩賜諡。三

十八年。皇上南巡。幸浙。丹赤子湖州府知府。一夔恭迎。聖駕。復荷軫念。御書扁額。懸之忠祠。榮被萬世。臣父瑛殉難。與丹赤同時。賜祠。又復同祀。仰懇皇

上破格一體。賜諡。賜額。昭垂萬世云云。禮部議覆。奉旨。馬瑛著與諡。旋賜諡。

忠勤。

狻猊。二獸名。秉心忠直。今承天門內華表頂上者是。又衛輝府前石亦是。按此亦蒲牢。屬夔。夔吻。睚眦之屬。而龍生九子。不載其名。

世傳羿妻奔月。謂之嫦娥。亦曰蟾蜍。又酉陽雜俎。月中有一人所桂樹。名吳剛。又云月中仙人。名宋無忌。何月中人物之紛紛耶。又鬱華一名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見七聖記。

鈕玉。焦琇云。有王秋山者。工為拳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皆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拏出。設色濃淡。布境淺深。一法古名畫。按拳當作玊。音築。字書。以手拏物也。近閩中有織畫。乃破紙為條。織成之。山水人物花鳥。布置設色。種種臻妙。與刺繡無異。亦奇技也。

南海友人陳元孝。作狻猊賦。其文甚工。予按陸佃云。狻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狻。一名狻狻。狻猴也。楚人謂之沐猴。甚愛其尾。毛柔長。可藉。宋制官二品。狻坐。不言食猴。又按石狻。獸名。食猴。則元孝之賦。當作石狻。為是。狻音菴。異物類苑云。狻如師子。蒼黑色。瞑目聳耳。出武當山。又黃山志。盧狄似穿山甲。而無鱗。嗜猿及蜂。每呼羣猿至。羅

跪於下。擇肥者。以木葉覆其頂而食之。

山海經何羅魚出譙明山。譙水中。聲如吠犬。食之已瘧。今登萊海上三月何羅魚始至。味甚美。即寧波之鱖也。

谷音三卷。皆宋末人詩。上卷王澹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陽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淡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皋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於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遙為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合刻最工。亡友施愚山備兵湖西。又嘗刻之清江。蓋杜清碧其郡人也。適見黃少司馬雪洲集。記此書初得之臨淮顧德光氏。後又見江西刻本。多帝虎陶陰之憾。間託南都博洽之士。是正稍復其真。虞部主事吳時冕見而愛之。遂刻諸真州分署。以傳之。弘正以來。此書蓋不一刻矣。集中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黃名瓚。字公獻。揚之儀真人。

五月十五日。朝退。御乾清門。賜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御書扇各一。裱得。

御製虎丘五言律詩一首。前有暢春小印。後有康熙宸翰稽古右文二印。

袁海叟詩集若干卷。康熙壬午雲間門人周庶常彙策銘所寄鈔本。用羅紋箋寫之。甚工。有大復空同二序。陸儼山序。又董宜陽題編首。謂海叟手定。國初刻於張氏者。久燬。儼山編次為別本。而陸序云。海叟集舊有刻。又別有選行在野集者。暇日與獻吉共讀之。又刪次為今集云。按明初詩人。共推高季迪為冠。而大復獨以海叟為冠。空同許為知言。今讀其詩。古詩學魏晉。近體學杜。皆具體而微耳。遽躋之青丘生之列。未免失倫。故予謂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山谷語必已出。不屑裨販杜語。後山簡齋之屬。都未夢見。况其下如海叟者乎。

詩小序必不可廢。古今通儒論皆如此。然如郝楚望之。每一詩必駁朱注。亦自不可。常熟顧大韶仲恭。欲刊定一書。用毛傳為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嚴祭詩緝。作於朱注之後。獨優於諸家大全之作。敷衍朱注。全無發明。用覆醬瓿可也。此論最公。見牧齋

傳

益都孫文定公沚亮。廷嘗撰顏山雜記四卷。極稱簡核。然於建置設官緣起。猶未詳。按黃瓚雪洲集議礦盜一疏。是瓚巡撫山東時所奏。略云。臣會同鎮守太監黎鑑。巡

按山東監察御史王相徐冠議照禦盜之法。本非一端。要在術以防之。令以禁之。嚴逐捕以銷之。足衣食以安之。而已。前項礦賊。勢雖頗衆。其初實倡於一二不逞之徒。而市井無賴。與凡窮困無聊者。遂相率而從之。臣等查得青州府益都縣。去郡二百餘里。地名顏神鎮。土多煤礦。利兼窰冶。四方商販。羣聚於此。其中時有不逞之徒。此巡海道副使潘珍。先有開立縣治之議。今有特設通判之請。固欲得其要害而治之。誠有見也。但鄰近州縣。復多徒黨。亦未得專事乎此。而遽遺於彼也。合無准照副使潘珍。及左布政使姚鎮。右布政使盛應期。按察使王泰。署都指揮僉事馬凱。分守左參政許淳。分巡僉事魯鐸。所議於益都縣顏神鎮地方。聽令壘石為堡。建立府館一所。添設捕盜通判一員。許其兼制前項鄰近州縣。舊有礦洞。不時巡察。新編總甲。嚴為約束。操練弓兵。民快人等。遇有盜賊。小則密謀發卒。以收掩捕之效。大則移文糾衆。以成合擊之功。務在斷絕奸萌。毋令復相屯聚。示已往於不究。開方來以自新。則賊黨自此可消矣。云云。紀略以為正德十二年。巡按御史黃某奏請兵部覆准。蓋未詳也。但黃疏有聽壘石堡之語。而顏城實嘉靖二十六年。王弇州世貞兵備青州時。建則正德中止設官而未建城耳。

黃雪洲同舉嘉會送馮憲副還浙一首。廣陵淹畢誠。越山老馮唐。兩賢師友間。力障波瀾狂。翩翩遊子衣。獨與朔雁翔。汲古尚董井。銷魂更雷塘。胡然歌式微。綠服戀故鄉。驚心濟南叟。桃李空門墻。江離未堪折。遠思憑誰將。嘉會吾邑大。司空畢公亨也。公官兩淮運使。為茶陵李相所重。卒為名臣。止從釣臺集得其一詩。餘不概見。偶閱黃集錄之。備公故事云。

余自少年與先長兄考功同上公車。每停驂輟軌。輒相倡和。書之旂亭驛壁。率不留稿。諸同人見之者。後在京師。往往為余誦之。恍如昨夢。近見吳江鈕玉樵。瓊觚贖。亦載余逸句。因憶丙午自里中北上。戲題德州南曲律店壁一絕云。曲律店子黃河屋。亦地名朝來一雨清風。靈青松短壑。不能住騎驢。又踏長安街。語雖詼嘲。不足存。亦小有風趣。聊記於此。

今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唇駝峯。未足為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麀尾賦云。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為君雕俎之羞。廁君金盤之寶。云云。若六朝已未。則以麀尾為談柄耳。未聞充盤俎也。卽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

韓宗伯美所居。在宣武門外。與胡侍講任輿為鄰。韓逝未浹月。胡亦病卒。胡甲戌狀元也。乙丑狀元陸侍講青堂先卒於此宅。陸是科會元。胡甲子江南解元。皆兩掄元。樊川詩云。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株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信空門意味長。諒哉。

括異志述吳地記云。昔有金牛糞金。村民臯伯通逐之。牛入山穴。山頽。兄弟皆死。妄語無稽。豈又一金牛耶。又一臯伯通耶。吳地志又云。漢議郎臯伯通字奉卿。卒葬胥門。號伯通塚。則伯通非村民。又不死於山矣。

古今論世者。以尹吉甫為名臣。徒以伐獫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耳。吾獨疑吉甫惑後妻之言。至使其子伯奇衣苔帶藻。作履霜之操。此與晉獻驪姬之事何異。夫不能齊家。而妄稱之曰萬邦為憲。吾不信也。其猶後世詞人之諛韓侂胄賈似道者。動以伊周擬之。其又足信乎。

姚士麟叔祥。言曾見趙松雪自書家用簿。運筆精妙。凡養蠶種桑等事。與今不殊。惟用麵作食。及烏豆之類。動至百斤百石耳。

姚叔祥又言海鹽有優兒金鳳。以色幸於嚴東樓。非金則寢食弗甘。金既衰老。而所

謂鳴鳳記盛傳於時。於是金復塗粉墨。扮東樓馬。此一事較侯方域馬伶傳更奇。見只編云。蘭谿魏某。嘗客華州王槐野祭酒家。見架上有夏國書。凡閱三旬。始遍則此書較契丹志金志。卷褻尤多矣。右二志子皆有鈔本。夏國志則世罕知之。

明代自南部入閣者甚少。惟萬歷丁未。葉文忠向高。以南京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文忠是時年四十九。

鄭端簡古言云。永叔毀繫辭。君實詆孟子。安石非春秋。二程子改古大學。晦菴不用子夏詩序。皆不可解。

香祖筆記卷三

清 新城王士禎貽上著

陳子昂文集十卷。詩賦二卷。雜文八卷。與陳氏別傳及經籍志合。子昂五言詩。力變齊梁。不須言其表序碑記等作。沿襲頽波。無可觀者。第七卷上大周受命頌表一篇。大周受命頌四章。曰神鳳。曰赤雀。慶雲。毗頌。其辭諛誕不經。至云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綱。建大周之統。歷革舊唐之遺號。在宥天下。咸與維新。賜皇帝姓曰武氏。臣聞王者受命。必有錫氏。軒轅二十五子。班為十二姓。高陽才子二八。名為十六族。故聖人起則命歷昌。必有錫氏之規。云云。集中又有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太原王者。士黻也。此與揚雄劇秦美新無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耻事矣。子昂真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之矣。子昂後死。貪令段簡之手。殆高祖太宗之靈。假手殛之耳。

特加在籍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尚書銜任聊城人。順治丁亥己丑進士。尋卒。

予奉使廣州。屢見紅鸚鵡。又有五色者尤珍麗。姚旅云。滇中多紅斑鳩。又云曩宮中有黃鸚鵡。屠長卿詩云。一入雕籠奪翠裳。羽毛新得染鵝黃。此與漢赤鴈朱鷺。隋宦

官劉繼詮獻芙蓉鷗皆異物也

熊掌最難熟。故楚靈王請食熊蹯而死。明秦府王孫不羈云。用草繩匝掌煮之。則易熟。

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烟草者。田家種之連畝。頗獲厚利。考之本草爾雅皆不載。姚旅露書云。呂宋國有草名淡巴菰。一名曰金絲。釀烟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搗汁可毒頭蝨。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於呂宋。今處處有之。不獨閩矣。

山水豹。遍身作山水紋。故名。萬厓乙卯。上高縣人得一虎。身文皆作飛鳥走獸之狀。峩峩瓦屋山出貌貅。常誦佛號。予隴蜀餘聞載之。推州傳良選進士。云其鄉蔡山多貌貅。狀如黃牛犢。性食虎豹。而馴於人。常至僧舍索食。

獨獸名。似猿而大。能食猿。猿性羣。獨性特。猿鳴三。獨鳴一。見五侯鯖。

宣和畫譜所載最古者。吳曹弗與耳。畜獸首晉史道碩。按西京雜記。漢元帝時。有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竝工為牛馬飛鳥。下杜陽望樊育尤善布色。皆與毛延壽同誅。然則畜獸花鳥之類。漢已多有。不獨文翁石室畫古聖賢像而已。若山水則後起。

者也

石蚌音劫。南越志云。形如龜甲。或云過春雨則生花。右丞詩。來經石蚌春。春字非趁韻也。古人字無虛設如此。

自同州四十里至肅州。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其中產人參白附子。與高句驪接界。見許亢宗行程錄云。

議政大臣管侍衛內大臣一等公費揚古 謚襄壯 康熙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多羅平郡王訥爾福 謚悼 康熙四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鑲白旂漢軍都統雷繼尊 謚敏愨 康熙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和碩簡親王雅布 謚修 康熙四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和碩顯親王丹臻 謚密 康熙四十一年六月廿三日

都統管九門步軍巡捕三營統領凱音布 謚肅敏 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十三日

福建陸路提督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少保王萬祥 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十七日

謚敏壯

浙江永嘉縣知縣殉難贈布政使司參政馬瑯

諡忠勤

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廿六日

太子少傅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致仕加少傅王熙

諡文靖

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初四日

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致仕伊桑阿

諡文端

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廿一日

廣西富川知縣殉難贈太僕寺少卿劉欽鄰

諡忠節

康熙四十三年 月 日

以副都御史陳論為刑部右侍郎

海寧人辛丑甲辰進士

王彥輔塵史云予在開封時長子渝遊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冊六卷權文公為之序其略曰詩賦之外誌記書序等合為一百二十篇彥輔又云所得書肆鏤本纔六十六篇已亡其半矣予續文粹登之文以至金石所傳哀而錄之以廣前集惜彥輔之書亦無傳

古別犀器以滑地紫屏為貴底如仰瓦光澤而堅薄色如膠囊曰棗兒犀元時禾郡西塘楊滙所作

漢僧徒著赤布秣陵僧衣色仿西竺僧迦梨字文周忌聞黑衣之識易以黃色衣褐

亦起於字夫

鄭康成尚書中候注云。比目魚一名東鱖。見紺珠集。

內鄉李子田菽撰宋藝圃集二十二卷。凡二百八十人。時在隆慶初。元海內尊尚李王之派。諱言宋詩。而子田獨闡幽抉異。撰為此書。其學識有過人者。然於宋初戴廖融江為沈賔孟彬於之流。皆五代人也。又取馬定國周昂李純甫趙沨龐鑄史肅劉昂霄諸人。皆中州集所載金源之產。定國又劉豫偽翰林學士也。而與平園誠齋石湖放翁等並列。淄澠淆混。所宜刊正。

華州郭宛委宗昌嘗從遠左得倭帥豐臣書一紙。書間行草。古雅蒼勁。有晉唐風。是朝鮮破後求其典籍之書也。鱗介之族。乃能好古如此。王弘撰山史云。

東嘉趙士楨字嘗吉。能詩工書。明文華殿中書。一日出內府藏硯。悉刻前代年號。命士楨改製刻萬曆字。內有一硯。乃唐文皇賜虞世南者。士楨奏云。太宗賢主。世南名臣。乞留此硯。以彰前代君臣相與之美。從之。

漱石閣談云。成都有耕者。得薛濤墓。棺懸石室中。四圍環以彩箋。無慮數萬。顏色鮮好。觸風散若塵霧。夫濤死而以箋殉。箋在地下。歷千年不壞。皆理之不可信者。殆好

事者為之耳。

兩廣雲貴多有蠱毒。飲食後。咀嚼當歸即解。

葉浦州南岩。傳治刀瘡藥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為餅。用敷瘡處。血即止。骨破亦可合。奇效。

劉昫。盛唐詩人之傑。李華作三賢論。論昫與元德秀。蕭穎士曰。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劉在京下常寢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謂賓從曰。捉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詣與談。終日忘返。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上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見劉面。常想見其人。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氣。是皆重劉者也。又云。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於安康。蕭歸葬先人。歿於汝南。無復下壽云。昫學行。蓋不僅詩人之冠冕。惜不概見於後世。而所傳五言。亦止十四篇。新舊唐書儒學文苑。皆不為昫虛立傳。與韋蘇州同一憾事。昫虛字捉卿。今亦無知者。

唐劉蛻文冢銘。自評其文。祭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此喻最妙。文冢在今潼川州。予康熙壬子曾過之。為賦一詩。唐末古文。並稱樵蛻。蛻文泉子。予所手錄。然不逮

想遠甚。樵之文在大中。惟杜牧可稱勁敵。

吾鄉章丘縣有木氏。乃金南渡奸相木虎高琪之後。

歸潛志載劉勳少宣濟南詩云。舟行著色屏風裏。人在回文錦字中。勳初名訥。字辯老。雲中人。

金翰林學士趙秉文嘗述党承旨懷英論詩云。律詩最難工。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錘。便如一屠沽兒廁其間也。按此五代人劉昭禹語。党述之耳。

大唐傳載開原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隴者。年一百二十八歲。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矣。詣闕引見。自言臣神堯皇帝之臣也。上賜紫袍牙笏。優恤有加。

唐時知貢舉皆預定。親知權要。皆得薦其私人。乃至榜帖亦屬他人為之。如撫言所載鄭顥託崔雍為榜。延至榜除日。待榜不至。但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日暮壽兒寄宿院中。夜已艾。壽兒以蠟丸進顥。即榜也。主司在院。而榜自外來。且使命出入。更無關防。已可笑。尤可異者。杜黃門第一榜第三場。庭參之際。謂諸生曰。未有榜帖。尹樞年七十餘。獨趨進。公欣然延之。從容授以紙筆。樞每劄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列庭聞之。皆咨嘆嗟其公道。唯空其元。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為請。樞曰。狀元

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即命筆親自劄之。狀頭出於舉子自定。殆近兒戲矣。又鄭損舍人為主司。以陸辰為狀元。帖皆請辰自定。

范傳正作李翰林墓碑云。與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周南之名。杜酒中八仙歌無之。唐書白本傳所載酒八仙人。亦與杜詩同。

唐文宗太和中。詔以李白歌詩。張旭草書。裴旻劍舞。為三絕。命翰林學士為之贊。僖宗廣明元年。車駕幸蜀。詔曰。行在三絕。右散騎常侍李潼。有曾閔之行。職方郎中孫樵。有揚馬之文。前進士司空圖。有巢許之風。列在青史。以彰有唐中興之德。唐代留意風雅如此。談之汾人齒頰。

風俗通。漢有太守顧先井。音膽。有井春。今誤作井春。近在部見爰書。有妙姓。島姓。盤姓。民姓。纏姓。杵姓。劍姓。律姓。茶姓。烟姓。穰姓。首姓。卑姓。威姓。冰姓。坎姓。榻姓。攬姓。慈姓。

章八元賦慈恩塔詩。元白見之。云不意嚴維出此弟子。其詩鄙惡俚俗。予於居易錄已言之。姚園客乃以為盧照鄰作。又似無目人語矣。

李格非文叔。易安之父也。嘗著洛陽名園記。不見其詩。露書載其臨淄懷古絕句云。

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頗可誦。
京山李東白者。能詩。隱於夜工。有登黃鶴樓七律。最佳。其中二聯云。興饒老子胡牀
上。秋在仙人鐵笛中。鄂渚霜花沿岸白。漢陽楓樹隔江紅。明詩諸選。多錄歐大任青
夜李英詩。而不及東白。因著之。李宗伯本宦常識其人。後舟過雲夢。吟詩。拍手一笑。
躍入水死。

蜀青城山。有牡丹二株。皆高三十丈。號大將軍。小將軍。見元人題跋。宋圖南謂在羊
亘見峭壁上。秋海棠高丈餘。吐花如錦。連綿十里。尤奇。又玉堂嘉話云。海州東峽島
生海棠。作矮樹。花深紅。大如茶盃。香韻殊絕。每歲進御。以金牌記之。

治難產方。用杏仁一枚。去皮。一邊書日字。一邊書月字。用蜂蜜黏住。外用熬蜜為丸。
滾白水或酒吞下。此方乃異僧所傳。書

中州才士。近有襄城李來章。禮山劉青藜太乙。劉歌詩。李古文。皆有可傳。劉庚辰公
車至京師。杯酒間為余言。郊縣同軌車。同詩文皆擅絕。壬午同寄余長句。瀏灘頓挫。
與劉勁敵也。因語巡撫少司馬徐公青來。潮門人張侍御遽若。暖聘主大梁書院。予
昔使秦中。偶遊慈恩寺。見塔上康乃心題詩。亟為延譽。康遂以此知名當世。皆今士

人之才而貧者也。康亦字太乙。其詩曰：園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舉六王。

杜子美黑白二鷹詩。干人何事網羅求。南唐元宗謂馮延巳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舊唐書明皇為楚王叱金吾將軍武懿宗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此語在前。見本紀。

五月二十五日。駕幸古北口外避暑。

弇州危言載滄溟在關中。過許中丞宗魯伯誠。詳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滄溟曰：唯王元美。次則宗臣子相。詳請子相詩觀之。滄溟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詳面赤而已。余嘗嗤之。夫子相詩未必能過伯誠。即索觀亦屬恒事。何至怫然如此。又蔡子木入覲酒間。自歌其夔州諸作。吳明卿輒斲睡。斲聲與歌聲相低昂。歌罷。斲亦止。今觀明卿詩品。亦未能過子木也。文士護前。往往夜郎王自大。適足為識者軒渠耳。厥後蔡巡撫中州。吳謫歸德府推官。與徐子與張肖甫皆為屬官。蔡身為行酒曰：吾安敢有其一。以傲三君子哉。子木固盛德。不知爾時明卿當復置身何地。特著二事。以為文士

相輕之戒云。

胡應麟作丹鉛新錄。菽林學山。以駁升菴。自負博辯。然其謬復不自覺。如引三國志。關某傳注。謂羽欲娶布妻。啟曹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按此乃秦宜祿妻。與布何涉。元瑞豈未一檢陳書耶。又唐人長安女兒踏春陽一絕。見沈亞之集異夢錄。胡止據博異志。似未覩沈集者。田汝成西湖志餘。又博會以為宋人西湖事。謂為水仙與鳳俱沈湖中。則割襲司馬才仲遇蘇小事而為之。尤可笑。

嘉陵江岸有刀鏤山。康熙丙子。余再使蜀。舟過之。口占絕句云。晨過赤銅水。望見刀鏤山。閨中應計日。不見橐砧還。赤銅亦銅州水名。亦利蓋用古樂府橐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語也。此詩偶逸之。未編入雍益集。聊記此。

范德機嘗得十字云。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既復曰。語太幽。殆類鬼作。吳正傳師道禮部集一條云。聞之危太樸。昔與先生秋夜不寐。微步山中。得此二句。喜甚。且曰云云。當以他語映帶之。因足成此章云。右二語果佳。余少時有句云。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故友葉文敏誦菴方極喜之。取入獨賞集。

胡氏經籍會通云。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外拱辰門西。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並下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歲三日。廟市月三日。今京

師書肆。皆在正陽門外西河沿。餘惟琉璃窑廠間有之。而不多見。燈市初在靈佑宮。稍列書攤。自回祿後。移於正陽門大街之南。則無書矣。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貨集慈仁寺。書攤止五六。往間有秘本。二十年來絕無之。余庚申冬過之。有兩漢紀初印本最精。又三禮經傳通解亦舊刻。議價未就。旬日市期早過之。二書已為人購去矣。癸未夏。得陳子昂文集十卷。猶是故物。然如優鉢羅花。偶一見耳。

康熙壬午年。吾鄉有少年十餘人。自登萊往濟南。肩舁數籠。籠有虎一熊一。又一羊六足。一犬三足。欲觀者先以錢投之。搜資無算。

文殊普賢廝打。本釋家語。宋參政錢象祖與史彌遠合謀。弑殺韓侂胄。請和於金。時人為之語曰。文殊普賢自鬪。象祖打殺師王。蓋侂胄以太師封平原郡王。倭者皆稱師王故也。可謂善謔。

杭州靈隱寺飛來峰。有楊璉真伽石像。嘉靖二十二年。福清陳仕賢知杭州。命斬之。田汝成記其事。比於申屠迪毀曹操之廟。項張御史瑗請平西山碧元寺魏忠賢墓。仆其碑碎之。有關名教。可並傳也。

嘗見一書。言今江浙所祀五通邪神。乃明太祖伐陳友諒陣亡士卒。詔令五人一隊。

得受香火云云。而武林聞見錄又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獄吏云。泰和樓五通神虛位。某欲充之。求一差撮言差充某神位。得此為據可矣。如其言。經數月。東庫人聞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闐。如爭競狀。吏乃泄前事。為增塑一神像。遂寂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初始。至於決囚鑿營偽牒。得補神位。則其為邪魅昭然矣。吳越之人信而畏之。理不可解。宜湯潛菴賦碎其土偶。投畀湖中也。

唐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長一尺五寸。香聞數百步。南宋有李大卿者。其子娶韓平原之女。奩具有香玉師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後歸福邸。

支硎山有泉。自石罅流出。雖大旱不竭。相傳支道林遺跡也。有賈胡過之。坐卧其側。凡半月。取一玉蟹而去。

五侯鯖。載薛瓊至孝。家貧采薪。遇老父。以一物遺之。曰。此銀寶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當得銀。如言種之。旬日生苗。再旬開花。花有銀色。如鈿螺。及結實。皆銀也。銀亦可種。與雍伯種玉皆奇聞。

米紫來。漢宛平人。明太僕友石。鍾之孫也。父壽都。字吉土。亦知名。紫來以順治十八年辛丑登第。多技藝。工書畫。書仿南宮。尤工金石篆刻。以長葛知縣行取。適有博學

宏詞之舉。改翰林編修。以典試墨謬。久之。召入供奉。內庭。遣侍講。賜宅西華

門。尋病卒。太僕有勺園。在京城西海淀。與武清侯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烟里。今暢

春苑。即兩園故址也。紫來少喜交游。所交游皆海內名士。與予最相善。頗有倡和。其

詩惜為書畫所掩。亦散佚無傳矣。紫來曾以其滇中詩屬予論次。

藥花入詩多新異。如陳白沙恰似溪窮處。山山枳殼花之類。予居易錄載之矣。偶讀

南宋姜堯章一絕云。憐君歸索路迢迢。到得茆齋轉寂寥。應嘆藥闌經雨爛。土肥抽

盡縮砂苗。亦佳。然以藥闌為藥物之藥。則誤耳。

唐人柳枝詞專詠柳。竹枝詞則泛言風土。如楊廉夫西湖竹枝之類。前人亦有一二

專詠竹者。殊無意致。宋葉水心又剗為橘枝詞。亡友汪鈍翁玩編修亦擬作二首。其

一云。即行時節橘花零。南風吹來香滿庭。今年橘實大如斗。勸郎莫羨楚江萍。

姜白石詩詠有數則。可取錄之。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難說處一

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

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詞者也。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句中無餘字。篇

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始於意格。成於句

字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詞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詞盡意不盡。若夫意盡詞不盡。剡溪歸棹是也。詞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一家之言。自有一家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樵仿者語雖似之。韻則亡矣。右論詩未到嚴滄浪。頗亦足參微言。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見莊子田子方篇。

陳忠國字升揆。公安人。諸生曾中四川鄉試副榜。以冒籍黜。壬午來京師。其鬚長過於膝。行則自兩肩搭於背上。每行過市。人競隨觀之。趙統詩話。杭人陸濤言其鄉有役為老人者。鬚長委地。行則辨而繞之頸。又白醉璣言云。攸縣有徐寨王者。鬚十餘莖。以囊盛之。舒之則其修二丈。

元鮮于伯機記。杭醫宋會之者。善治水蠱。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色為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候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為末。和清水為丸。如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宋言巴豆逐水。絲瓜像人脈絡。去也。米投胃也。氣也。

宋時武林馬塍藏花之法。紙糊密室。鑿地作坎。覆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然

後置沸湯於坎中。候湯氣薰蒸，則扇之。經宿則花放。今京師園丁亦然。予嘗以冬月寄諸盆花，約明年花樹不敗，則酬其直。惟桂不能如舊。西湖志餘謂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石洞岩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颿，乃開。今與桃梅牡丹之屬同置煖室地窖，宜其不殖也。此亦格物者所當知。

從伯文玉諱與玳，號能詩。嘗有詠宋高宗一絕云：千金空買玉孩兒，不得其解讀西湖志餘。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舊物，昔往四明誤墜於水者，問俊所從得，對曰：臣從清河坊鋪家買得之。詢鋪家云：得之提籃人，復詢之，乃從後潮門外陳宅厨娘處得之。詢之厨娘云：破黃花魚腹中所得也。上大悅。鋪家提籃人補校尉，厨娘封孺人。

中牟縣城南有湖數十畝，中有亭，額以蒲盧，為邑民士張林宗賦鴈詠之地。予丙子以奉使祭告西嶽，過之，惜其命名非典，因為易名墊巾，以存林宗之舊。使後來知名流故蹟。按毛詩小宛疏云：螟蛉，桑蟲也。果贏，蒲盧也。細腰，土蜂，謂之蒲盧。郭璞爾雅注：細腰蜂，俗呼蠮螋。若水中之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多緣木，故亦或謂之果贏。是細腰水蒲，得以互稱，於命名之義，無一可者。不知當時義何居也。

予甲子冬奉使卷告南海之神。歲杪次桐城。大雪中。陳默公焯初未相見。即過予客署。二從者背負巨囊。揖罷。即呼具案。顧從者取囊書數十大冊。羅列案上。指示予曰。此吾二十年來所輯。宋元詩會若干卷。聞公奉使當過此。喜甚。將待公抉擇之。然後出問世耳。已過其滌峯。雪中遠眺龍眠諸山。縱觀是書。竟日。賓主談諧。無一言及世事。此亦冠蓋交游中所少。默公順治壬辰進士。二甲傳臚第一。以耳聾不仕終。

予以乙丑二月抵南海。始與陳元孝璿定交。揖甫罷。即出一端石小研相示。曰。吾得此水坑石。甚寶惜之。將以梁子葉亭公車之便。屬奇公於京師。既聞奉使當至粵。故留以俟。視其側有銘八字云。獨漉之貽。漁洋寶之。元孝工漢隸。此其手書也。予甚珍之。獨漉元孝別字。亦自稱羅浮布衣。子勵後中已卯舉人。

陳衍奇石記云。米仲詔嗜石。有五石最奇。一靈壁石。高四寸餘。延袤陂陀。勢如大山。四面皆畫家皴法。近山脚特起一臺。臺上平下削。平處刻伯原二字。小篆絕佳。伯原元清碧先生杜本字也。又一靈壁石。非方非圓。週遭如屏障。有脉兩道。作殷紅色。自凹處垂下。如瀑布之射朝日。高八寸許。圍徑尺。純黑凝潤如膏。一英德石。高四寸長七寸。如雙虬盤卧。玲瓏透漏。千蹊萬徑。穿穴鈎連。一兖州石。大如拳。堅緻有聲。得之嶧

山一伏池石亦如秦峰巒洞壑奇巧殊絕刻其側曰小武夷。

明大內英華殿供西番佛像殿前菩提樹二孝定皇太后手植也光祿寺志云英華殿四月八日供大不落夾四百對小不落夾三百對叔祖季木考功詩云慈寧宮裏佛龕崇瑤水珠燈照碧空四月虔供不落夾內官催辦小油紅蓋紀此事也慈寧宮當作英華殿為確。

荊州南門有息壤其來舊矣上有石記云犯之頗致雷雨康熙元年荊州大旱州人請掘息壤出南門外堤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者再下尺許啓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非土非木亦非金石有文如古篆土人云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大雨厯四十餘日江水泛溢決萬城堤幾壞城。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井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也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醅坐而對飲查已茗芋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春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為丐耶查奇其言為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進

敗其產。故流轉江湖。曾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為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明世為觀察。以榜浦故。遂為婁人。既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曰。請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劄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復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為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簞抱弩矢為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擬於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叙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遽起為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鉅萬。將歸。復以三千金為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訾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興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為之營救。查遂獲免於難。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峯。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載致吳中矣。今石尚存查氏之家。六奇後卒。官贈少師。兼太子太師諡順恪。

武昌小南門獻花寺老僧自究者。病噎食。臨終謂其徒曰。我不幸罹斯疾。胸臆間必有物為祟。歿後剖視。乃可入殮。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形。取置經案。久之。有兵帥借寓。一日從者殺鵝。其喉未斷。偶見此骨。取以挑刺。鵝血滅。骨立消。後其徒亦病噎。因前事悟鵝血可療。數飲之。遂愈。因廣其傳。以方授人。無弗愈者。

唐初修隋史。不為文中子立傳。千古疑之。且其時總裁者魏徵。秉筆者陳叔達。皆及門也。而房杜諸人。又皆佐命。力豈不能為其師立一史傳。而必待三百年後。宋景文修唐書。始為之表章於王績勃質諸傳耶。頃閱仇俊卿通史。它石論此甚快。可破千古之疑。其說本於宋史。非舛也。宋史謂通為長孫無忌所惡。當時畏無忌。故遺通而無忌之惡王氏。則由於王凝次子勳。勳貶侯君集。君集與無忌善。因而惡及其祖耳。初叔達撰隋紀。王績欲借觀。且曰。吾芮城兄亦有隋書若干卷。欲續成以終其志。殆諷之也。予謂隋書不為王通立傳。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二公未嘗以一傳有無為輕重。獨可為當時操史筆者惜耳。

韓通不立傳。亦別有說。通次子福時。福時子凝。凝子勳。勳勃。

清 新城王士禎貽上著

康熙四十年。駕臨塞外。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鷄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于行在問之。對曰。鷄能擒虎。蝶能捕鳥。又哈密獻麟草一方。云草生鳴鹿山。必俟十月乃成。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

高陵令朱某。有白玉籠。高廣二寸有奇。四面皆作連環格子。上下卅字文。外一童子俯首而窺。中有一猿。坐而仰視。意態如生。鈕玉樵。秀官秦中。嘗見之。

黃周星字九煙。崇禎庚辰進士。性簡傲。嘗遊嘉善。遇一人負薪過市。口作吟哦聲。揖入。詢其名氏。曰。崔姓名金友。出其詩。五言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七言云。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又云。吟思白墮傾家釀。坐對青山讀異書。自號樵隱。黃鷺異。因與定交。

某大臣籍沒時。有一書案。乃琥珀琢成。而嵌水晶。方廣二尺。下承一替。亦水精為之。高可三寸。貯水。畜朱魚。紅鱗碧藻。煦沫游泳。恍若麗空。按元時燕帖木兒於私第作水精亭子。四面皆水精。鏤貯水。空養五色魚。其中剪綵為白蘋。朱荷。諸花草。壁中置

珊瑚閣干。光綵玲瓏。右李材解醒語載之。古今事相類有如此。

宜興任弘嘉字葵尊。康熙丙辰進士。以行人改授御史。上疏請定服色。於是三品以上。始許衣貂及舍利鬃。一日五鼓入朝。遇梅桐厓。翁少廷尉。時隆冬。梅有寒色。予口占絕句戲贈之云。京堂詹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鬃。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吏部侍郎趙公王峰士曰。公詩大佳。尤難其押韻天然耳。梅今為御史中丞。巡撫福建。鈕玉樵。瑋。觚。臚。記此。記為京師謠語。蓋不知為予戲作也。

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政。都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毫用黝龍。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其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製不用也。每自持筆以入。必蒙賜酒。今京師未有以善筆名者矣。

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美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為動。忽言腹痛。就盆產一兒。詰旦抱去。道人惡盆污。覆諸澗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澗際。沙石皆金色矣。

大小勞山。在膠萊州即墨之境。延安府甘泉縣北二十里。亦有大小勞山。狄武襄與夏人相拒。士卒疲困。憊此因名。

烈婦王氏。名富英。儒家女也。其母夢吞牡丹花而生。故以為名。康熙癸丑。歸孫文恪公之孫槐。會土寇亂。婦被掠。賊帥暮其色。將犯之。堅不從。繼以兵刃榜掠。亦不從。夜聞伺守者倦而寐。遂以帛自縊。死貌如生。賊帥驚嘆其貞烈已而自悔曰。此烈婦而我逼之。以至於死。吾不知死所矣。乃謝其儕伍。披緇入山。不知所終。

明末靖海衛向化。其父指揮某投海死。化年十六。沿海岸哀泣三日。亦投於海。次日。天方晴霽。忽西北有聲如天鼓。雷雨大作。化尸以頭戴父尸。浮至海岸。觀者如堵。莫不驚異。泣下。其家乃祔葬焉。

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未有室家。同輩贖金謀為娶婦。一日于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髻耗白。居然嫗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毋事之。居數日。嫗感其忠厚。曰。贖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為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紛衣中。當為君易金娶婦。以報德。越數日。於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蓋母子俱為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即為之合卺成禮。嫗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存珠數顆。可鬻之為歸計。乃攜婿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產。同居終其身。人以為遜忠厚之報云。

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于政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臬木葉下。龍首秋雲飛。書之齊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以為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為文外獨絕。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羣公咸閣筆。不復為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數條。可悟五言三昧。

漢侯霸子孫稱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祖曰家祖。蔡邕書文稱姑女曰家姑。家姊。班固書集曰家孫。顏氏家訓。姑姊妹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以次第稱之。言禮成家。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此說與班蔡之稱不同矣。

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病。郡二千石。賜告不歸家。自馮野王始也。

琵琶錄云。羽調綠腰。注云。即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以為名。誤為綠腰也。白樂天詩注。又為六么。乃其曲又高平仙。呂非羽調。吳楚材彊識略云然。

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使者。謬也。本朝設詹事府。沿明代之舊。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禮部尚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尚書或侍郎。皆與枚卜。今利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不設。今公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乘輿先適。注導馬也。國語曰。勾踐為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洗馬八人。掌太子經書圖籍。其後止一人。今公之漢蘭臺東觀。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有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改充之。世或疑文中子。以為房杜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陋儒也。予讀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廊之。以俟我唐。故梁衡數公。皆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圖唐人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言如此。可信耶。吾故特筆之。以結此輩之舌。若門人薛收等。議論文中子。則詳唐書文苑王勃傳。文中子之名。則附見王績傳。

禮生日名。死曰諱。今世俗不辨。以諱混施之生者。極可笑。然漢人有之。吳楚材疆識略言。西漢岳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尚在也。然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堂谿公曰。王卮無當。當底也。謂人主漏洩羣臣之語也。譬玉卮美矣。而無底。則水迸散。不若瓦器有當適用也。如所謂君不密。則失臣也。

海船曰艤。江船曰艫。艫作蠡音。

明洪武初。立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令。晉王燕王為宗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人。皆正一品。其後不然。本朝無宗令。宗正等名。率以和碩親王多羅郡王掌之。亦有多羅貝勒協理府事者。惟宗人府丞則以漢人為之。位次副都御史。與通政使大理卿同列。曰宗通大。

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間平。謂漢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也。又古稱原嘗。謂趙平原君。齊孟嘗君。皆舉第二字言之。

今戶部有總督倉場。滿漢侍郎二人。滿左。漢右。總轄京通各倉。倉監督則以各部員外郎

主事差遣。即漢之太倉令丞也。唐明皇以御史充太倉出納使。五代改曰如京使。取詩如坻如京之義。宋公之。故柳開稱柳如京。舉其官也。

兵部有督捕滿漢侍郎二人。滿左漢右左右理事官四人。滿官二人漢官二人專司緝捕八旗逋逃

之事。其屬漢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六人。司務一人。今歸之刑部。曰督捕司。止

設漢郎中主事各一人。管子所謂僕區是也。昔耶律文正公楚材對元世祖曰。今天

下一統。逃將安之。此言最得大臣之體。予先曾官督捕侍郎。今十四五年。官刑部尚

書。復兼領是事。惟以文正之意。仰承朝廷寬大之恩。宣布四方而已。故終歲不効

一失察之官。不治一窩隱之罪。非敢縱也。亦古人所云無擾獄市之意而已。

戶部之屬。古有民部度支金部倉部。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布政司之事。而各

司吏書。仍分民支金倉四科。刑部之屬。古有憲部比部司門都官。明改十三清吏司

分掌十三按察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存古制也。本朝因

之。但明代以南北兩直隸之事。分隸十三司。本朝則增江南一司耳。刑部又增督

捕一司。為十五司。

工部四清吏司外。今增製造庫。滿洲司官外。惟設漢郎中一人。即宋之文思院也。考

之官以文思
命名甚奇

六月初七日。和碩恭親王病薨。諡曰諱長。世祖皇帝第三子。

六月二十六日。

和碩裕親王病薨諡曰憲。

諱福全。

世祖皇帝長子。

和碩裕親王世子保泰襲封親王。

偶觀明秦人趙統伯一驪山集崖雞一篇略之如左。以補物類相感志所未及。客有籠鳥者。謂為崖雞。丹喙朱趾。佳尾鳩臆。大倍鶻。益雉屬也。因指其喙。此雞時殊黑。成翻而飛。始蛻其喙。褪黑出丹。鸚鵡之褪易其色。崖雞之褪。并脫軀壳。方褪時。喙呷腫。藪如蛇蛻然。因言蛇蛻如蟬蛻壳枯虛裂頂而出。如更生然。座客或言鹿蛻眼常求亡羊。得鹿窮谷草中。故晴閉而新睚未啟。又有言獺蛻肝者曰。獺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則他析更新。循環歲更。故諺曰。人心象膽。世事獺肝。又有言獐蛻角者。獐野羊也。大者重千斤。方蛻時。自投絕崖。冀振撼以自解。而獐亦自決死矣。已甦而自逸。但不能得其蛻期。若麋鹿之冬夏云。有趙生者。因言其地多麋。曰。前人言麋噬虺。食柏而香結。退臍而藏覆。以自珍。吾邑會甯無柏。麋將何食。麋春和其臍。自張獵諸花卉。得其香而括之。蠅蝶集其臍臚。然亦括之。凡諸花香蟲肉。皆香材也。遇蛇。回旋數周。撐足張臍以當之。蛇自起而納諸臍。獵人得其臍。或收蛇不既者。或收而未化。化而不盡者。大抵蛇為其香之主也。言既。客有談龍者。龍之蛻以首。昔見晁氏蓄藥。嘗得

全首置牖下。高可二尺許。或得之地中。或得之石中。然不得其蛻之詳。又矯異甚可喜。

趙又辨鳩逐婦一則云。鳩逐婦。乃感天地之雨暘。而動其雌雄之情。求好逑也。非逐而去之之謂。歐陽永叔云。天將陰。鳴鳩逐婦啼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非也。

趙又云。韻書五噫。噫本平聲。楊眉菴莫解梁鴻五噫歌。趙大洲梁君五噫。今安否。皆作去聲。誤。按字書噫音依。恨聲。又音隘。飽食氣滿而有聲也。則依音為是。

楊用修言。何仲默謂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如且從毛鄭。

胡釘校事。或言列禦寇。或言柳文暢。王性之點記又載諸先生遇慈上座事云。他日見胡釘校者。知吾所在。後諸為章惇引薦。特置第五甲。勉往置冠帶。而作帶者極有士人風。範問之。即胡釘校也。驚問慈上座何在。曰。上座於人亦舉意。即知之。且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此胡釘校又異人矣。一耶二耶。

竇應孝廉陶成。字雲胡。朱升之大參妻父也。以畫名家。偶聞王兆雲揮麈新談。載其行事怪僻甚。殆郭忠恕之流。成小時從師。見其妻。即圖之。次見其女。又圖之。皆逼真。師怒。

逐之。寫花鳥人物最工。芙蓉尤入神品。然與物多忤。性不可測。識有富人欲求之。而不敢言。乃於其遊歷之所。徧栽芙蓉。秋日夜盛開。成過之喜甚。主人以具備絹素。張於庭。立成二十幅。索酒痛飲而去。嘗同升之赴會試。期僅三日。忽語升之曰。聞張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從我遊乎。升之不可。成買小車徑造其家。痛飲花下。五日乃去。遂誤試期。嘗以挾妓事露。御史知其名。欲全之。觀其贈伎詩曰。此殆非子作。成爭之曰。天下歌詩。豈有出陶成之右者。而謂他人作乎。竟坐除名。晚遇一伎甚美。而不肯與接。成自織錦裙持見之。精類鬼工。伎乃大喜。既遂挾伎以遁。坐謫戍邊。

陳寒山

玉

王立數字伯無。少入雞足山。忽逢伽葉引入石壁中。語之曰。汝墮火宅。

中行慈忍戒。他日急流湧退。橋下前身猶在。既出壁合如故。王遂持戒殺終身。高念東侍郎遊山陰道上。有句云。筇杖古松流水外。蒲團修竹緒風間。予愛之。命畫師禹鴻臚之寫為二圖。

大唐傳載云。顏魯公刻姓名於石。或置高山之上。或沉大洲之中。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此因杜元凱事而傳會之耳。魯公碑版。照耀天下。安用區區為爾。亦陋甚矣。李龜年有弟彭年。鶴年。開元中皆有盛名。鶴年善歌製渭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

鼓覓大唐傳載。

康熙辛亥。宋荔裳。宛在京師。一日招龔芝麓。大宗伯。梁蒼巖。大司馬。及予兄弟。飲梁家園子。予首倡。偶用頌字。明日梁問予頌字之義。對不能悉。按潘氏記聞云。唐明皇柳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鏤板為雜花。打為夾頌。代宗賞之。命宮中依樣製造。又西河記。西河婦女無蠶桑。皆著碧頌。韻書但言丈繒耳。

上巳卯南巡視河。

賜江蘇巡撫臣宋犖仁惠誠民四大字。又

賜懷抱清朗四字。

癸未以河工底績。再南巡渡江。

駐蹕江天寺。

即金山寺。御賜今名。

犖時扈從。奏云。臣家有別

業在西陂。乞

御書西陂二字。

賜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

王音云。

此二字頗不易書。犖再奏云。二字臣求善書者。多不能工。刑部尚書王士禛。少與臣

同學。嘗云。二字倘得

御書。乃為不朽盛事。

上笑而書之。即以頌

賜。頃之。駕

回行宮。又

命侍衛取入重書。

賜焉。再

賜清德堂大字。犖西陂有綠蕭草堂。鈞

家。芟染諸勝。常邀予輩同人賦詩。今果獲

御書。張之。不世之遇也。古名臣別業。最

著。無如午橋平泉。皆地以人重。顧未聞有此。矧輞川盤洲以下手。犖有扈從紀

恩。詩。紀其事。中一首云。御筆傳來訝再三。西陂寶墨秘龍函。一時盛事流傳速。已入漁

洋續偶談

李庶常麗生

字瞻

蔚州人。

示予雲中節義錄所錄闖寇之難。大同殉難者五人。宗室二

人。永慶郡王某。管理襄垣王府事。鎮國中尉俊案。巡撫衛景瑗。韓城人。監司朱家仕。

河州人。其一則諸生李若葵也。衛公本末載諸他書甚著。餘得略而書之。永慶郡王

失其名。居大同。甲申正月。李賊將出雁門。掠雲中。諸王府謀迎降。王獨大言曰。堂堂

親藩。奈何降賊。何面目見太祖列宗於地下乎。賊至。王介胄率左右鼓譟出。將赴敵

死。顧左右曰。今日乃孤畢命時也。卿輩寧死同時。勿辱賊手。方抵城門。會總兵官姜

瓌叛。出迎賊。與王衛士戰。射王中肩。王死之。官屬藏焉。瓌遂以城降。鎮國中尉俊案

被服儒雅。善八分書。恍慨好談節義。賊逼城。聚弟謀曰。所不遣汝曹先去者。欲同急

難耳。然同死無益。汝不聞微子之去。伍員之覆楚乎。我死。使人知宗室有殉國之臣。

若輩各從其志。惟不可降賊以辱國。乃闔戶大書于壁曰。襄垣管理。殉國盡忠。旁注

九二慧泉四字。遂自剄。九二行也。慧泉其字。數日。家人歸殮之。顏色如生。朱家仕中

崇禎戊辰進士。巡撫衛景瑗雅重之。聞寇警。衛公召集文武眾僚屬。歃血漢壽亭侯

祠下。衛既歃。總兵官姜瓌有異志。遂巡不進。家仕獨義形于色。誓不與賊俱生。城陷

前一日赴井死。諸生李若葵率妻子等同縊。題壁曰：一門俱死大節已完。七日始殮。舉家顏色如生。代王明太祖第十二子。國大。同。益。曰。簡。

七月初一日。上聞裕親王薨。自行在冒雨回京師。至東直門。望城而哭。未入宮。

先駕臨王府。率皇太子哭奠。既登輦。哭不絕聲。入大內。避正殿。居延禧宮。諸

貝勒內閣部院九卿八旗都統等文武諸臣。慰問起居。請節哀。仍赴蒼震門。請

駕遠宮。不許。王慈惠謙和。動必以禮。上素篤手足之愛。朝論以為不愧漢之間平

云。

是日。又命皇太子詣恭親王靈幄奠酒。

予前記雲間有木工蕭姓者能詩。未詳名字。近讀觚牘。乃知蕭名詩字中素。別字芷。博學能文。尤長於詩。嘗有五言云：遼海吞邊月。長城鎖亂山。七言云：山寺落梅傷別易。天涯芳草寄愁難。皆佳句也。

初五日。裕親王殯於齊化門外郊園。皇太后皇上東宮皆臨王府親送。滿漢

內閣九卿皆送至園。奠畢歸。入朝。上傳尚書臣士禎。大理寺卿李斯義。掌河南道

監察御史呂琨。同內閣戶部赴乾清門。問山東今年水災情形。並問前遣官照口

外養蒙古例往賑實有益於百姓否。臣士禎奏。皇上軫念民艱特遣人員照口外養蒙古之例賑濟。地方大小官員仰體聖意實心料理不敢具文視之。自實有裨益於百姓。但今年之災非比去年。去年被水不過十餘州縣。今年則六郡無不被水。加以丹災。視去年不啻數倍。今舊穀已盡。新穀絕望。民間所苦在於無米。上諭戶部尚書凱音布速發通州倉米往賑。

初六日。駕幸口外。

袁氏自江左以來。淑榮察昂。歷著高節。及唐初。文皇將遷東宮。官屬謂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乎。對曰。隋師入陳。百司奔散。唯袁憲侍側不去。王充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于給事中承家。獨不署名。父子皆稱忠烈。又袁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族。雖瑯琊王氏。繼世台鼎。而累朝首為佐命。耻與為伍。朗孫誼。虞世南外孫也。為蘇州刺史。謂司馬張沛曰。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為衣冠顧贖。始可稱舉。老夫是也。宜其高自位置如此。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五字。初唐所少。信明吾鄉益都人也。以五月五日午時生。有異。崔數頭。五色畢備。鳴于庭樹。初仕隋。為堯城令。竇建德欲引用之。族弟敬素為建德

鴻臚卿勸以立事。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漁者，尚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偽朝，遂隱太行山。貞觀中，應詔舉為秦川令。卒，信明不獨才冠一時，而大節毅然，尤為可書。其自負詩過李百藥，非蹇傲也。鄭世翼何許人，乃敢肆其輕薄耶。

全州謝良琦，字石曜，能為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判常州。恃才傲，意不可一世。常以謁巡按御史，與予解后公解。初未相識，彼此不交一言。罷去，既而知其予也，乃遣

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刻集中，有為予漁洋詩序。予笑語人，謝君何前倨而後恭耶。會同年江陵胡默齋在官江南提學，聞謝名，過毘陵，因召見之。謝時有母之

喪，要經而往，甫登舟，胡亦卜急人也。望見之，怒甚，急使麾去。謝傲然不屑。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蕭穎士，時穎士居喪廣陵，聞召詣京師，縲麻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忿，乃作伐櫻桃賦以刺之，與良琦事正相類。

舊唐書為李巨川作佳傳，列於文苑，始終無貶詞。新唐書則置之叛臣傳，特書其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筠之罪，使非宋景文，則巨川首惡，網漏吞舟矣。春秋之義，謂何然新書既以僕固懷恩、李懷光、李琦等為叛臣，又列李正己師古師道、吳少誠、元濟等于藩鎮，一進一退，其義何居。每開卷至此，輒為憤懣移日。

致仕前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伊桑阿卒。公滿州人。順治乙未科進士。康熙戊辰。以禮部尚書大拜。在相位十五年。壬午以病予告。至是卒。年六十六。謚文端。黃山湯泉皆朱砂。天啟中。或浴于泉。見一鼠躍出。純赤色。長尺餘。曰朱砂鼠。

古今文人。有名不大著。而其詩實卓然名家者。世人多耳食。抑何從知之。如歸田錄所載謝伯初景山。送永叔謫夷陵詩。中聯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才華蜀錦張。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明欽天監博士馬軾字敬瞻。送岳季方閣老云。五嶺瘴高煙蔽日。兩孤雲濕雨鳴秋。結句祭罷鰐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鉤。右二詩。即使當世專門名家。操觚染翰者。未必能到。論者不可徇名而失實。故特表而出之。常愛杜詩兩邊山木合。終日于規啼。又明初人詩數家茆屋臨流水。一路松風響杜鵑。寫蜀江風景。宛然在目。予曾擬作一聯。送同年張仲誠。沐知資縣云。子規聲斷處。山木雨來時。又嘉陵驛路千餘里。處處春山叫畫眉。皆眼前實景也。

歐陽公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蘇公云。歲云暮矣。風雪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瑩。時于此間得少佳趣。此等寂寥風味。富貴人所不耐。而予最喜之。政苦一年中如此境。不多得耳。二公益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歐公有刑部海棠。及刑

部看竹詩。今刑部詎復有此遊觀之勝耶。

子嘗謂詩文書畫皆以人重。蘇黃遺墨流傳至今者。一字兼金。章惇京下豈不工書。後人糞土視之一錢不直。所謂三代之直道也。永叔有言。古之人率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使顏魯公書雖不工。後世見者必寶之。非獨書也。詩文之屬莫不皆然。

歸田錄記陶穀召對便殿。傍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穀乃趨入。予嘗笑之。穀欲效汲長孺。而其奉使南唐。吳越。狼狽乃爾。疑出兩人之所為。又何歎。

御史言事。不先白臺長。自宋劉子儀為中丞始。

李方伯紫欄。清自桂林歸。求為母夫人作傳。貽予楊孟載手錄眉菴詩集五大冊。雖書法未為當家。然先哲故物。可寶惜也。每幅有子京墨林項叔子琴書清暇等印。蓋禾中項氏藏本也。卷首自識行末有業字號三字云。余自離吳門。未嘗作詩。間有所述。不復存稿。邇來西江意。或得追理舊業。而案牘山積。雖罷極。駕鈍。猶不及十之二。矧從容筆硯。間哉。固知有愧於穆之也。冬十一月宜春侯上猶臨江。冬字至候字一勾。下又一圓勾。疑有。

設余奉首檄。執雁謁軍門。修聘禮。自己未至丙寅。往返者八月。凡目所睹。身所歷。念慮所思。得短章五七言古律絕句四十首。如春山早鶯。初出深谷。舌強語澀。殊不成音。欲棄置水中。復念予友方君以常。每以不得見舊稿為憾。姑存此以貽方君。君長於詩。尤工唐人五言。與予友張羽來儀為倡和友云。吳人楊基識後書五言一篇云。今夕復何夕。夢我生平友。握手無所言。但道別離久。覺來聞秋蟲。空堂竟何有。不知千里道。君魂可來否。當年亦如夢。聚散一回首。起坐誰與親。鐘鳴月穿牖。其詩分體不分卷。凡若干首。不止序所云奉使四十首也。按孟戴始以薦為江西行省幕官。此蓋江西時所自書。首卷起寓懷十二首。與今本同。但今本作感懷耳。按眉菴集中。有秋日懷方員外詩。張靜居集。亦有元日雪懷方員外。以常送方員外歸吳興詩。所云晴春入舊臘。積雪含清暉。是也。方益吳興人。

王徵士集四卷。都少卿元敬所定。有元敬及浦杲序。徵士名彝。字常宗。又號媯。雖子。洪武初。與高季迪同修元史。後亦同死。魏觀之難。元敬稱其古文明暢英發。又或以為吳中四傑之一。以常宗代張來儀者。今觀其詩歌行。擬李賀溫庭筠。殊墮惡道。餘體亦不能佳。詎能與高楊頴頤上下乎。固知高楊徐王之說。誕而無徵矣。此本嘉定門

人陸廷燦扶照所刻。

王元之五代史闕文僅一卷。而辨證精嚴。足正史官之謬。如辨司空圖清直大節一段。尤萬古公論。所係非眇小也。如叙莊宗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為五皇父子寫生。歐陽五代史伶官傳全用之。遂成絕調。惟以張全義為亂世賊臣。深合春秋之義。而歐陽不取。於全義傳畧無貶詞。蓋即舊史以成文耳。終當以元之為論定也。元之吾鄉鉅野人。其小畜集三十卷。黃俞邨虞撰千頃堂有傳本。惜未及借錄。

元吳師道禮部集二十卷。詩九卷。雜文十一卷。師道金華蘭谿人。與許白雲誦明全仁山之學。而與黃晉卿潛柳道傳貫為友。故其學問文章。遠有統緒。時稱其為文清勁。善持論。友人朱檢討竹垞常稱之。此本乃崑山徐少宰果亭東義寫。以見貽者。吳至治辛酉進士。仕止國子博士致仕。加禮部郎中。故集稱禮部云。

吳師道仙山秋月圖詩。自注宮扇馬。遠畫宋寧宗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詩中感慨濟王之事。以楊妹子為楊后誤。

陸廣微吳地記所載。如語兒亭。最為可笑。又多可疑者。如馮驩宅。謂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有彈鋏巷。又謂海鹽縣東十五里。有公係挺陳開疆顧冶子三墓。尤謬。按

齊乘云。三士冢在臨淄南一里。一墓三冢。晏子春秋。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齊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云云。是事真妄固不足辨。然三子齊臣。死不葬近郊。而遠葬吳地。此復何理。至於馮驩宅之謠。又不煩筆劄者也。與張騫有墓在平原。班超有墓在長清。同一傳謠。齊乘已辯其非矣。

世言瓊花。天下惟揚州蕃釐觀一株。故宋人作無雙亭於其側。然元遺山續夷堅志云。鄆縣南十里炭谷。八谷五里有瓊花樹。大四人始合抱。逢閏即花。以初伏開。未伏乃盡。花白如玉。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着地。乘空而起。按此則不止廣陵有之矣。

香祖筆記卷五

清 新城王士禎貽著

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錫鬯黃俞邵借書。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為冠。因鈔其所安遺稿一卷。以周弼伯弼汶陽橐。臨江鄧林性之皇芻曲。金華杜梅仲高癖齋小集附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足名家。按吳正傳跋杜端父墨蹟云。杜汝霖仁翁學于胡安定。為李公擇所稱。其孤陵陵五子。禩伯高。旃仲高。旃叔高。旃季高。旃幼高。伯高登呂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丈。淳熙開禧中。兩以制科薦。有橋齋稿。仲高占湖漕舉首。與吳嶽揚長孺善。著杜詩發微癖齋稿。叔高嘗問道考亭。與辛幼安諸公游。端平中。以布衣召入秘閣校讐。季幼文亦相上下。幼有粹裘集。葉正則為序。人稱金華五高。伯高為最。旃子去輕。此帖乃去輕手筆。蓋先大父碧溪翁之友。宋末士競舉子習。而杜氏一門子孫。獨尚古文章。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此紙深得山谷老人筆意。要非不習而能也。

白樂天論詩多不可解。如劉夢得雪裡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

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句最為下劣而樂天乃極賞嘆以為此等語在在當有神物護持悖謬甚矣元白二集瑕瑜雜陳持擇須慎初學人尤不可觀之白古詩晚歲重覆什而七八絕句作眼前景語却往往入妓如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八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意而風趣復非雕琢可及華州東

水出羅敷谷蘇注敷水又北徑集靈宮西予過其地憶白詩亦為之流連而不發也

明天啟時內官多購異花種於臨幸之處有紅水仙蛺蝶菊番蘭柗之屬陳仲天啟詞云春風香艷知多少一樹番蘭分外紅又云即美人蕉

南唐名臣如韓熙載孫忌王仲連皆山東人而著述之多無如朱遵度遵度青州人好藏書高尚其事閑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書若干卷見鄭文寶江表志然陸馬二南唐書皆不為遵度立傳

予昔輯謚法考頗以一字二字為疑讀獨孤及毘陵集呂誼謚議初擬謚肅而度支郎中嚴郢駁之謂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旌德章善請謚忠肅及復駁之云文王周公晉文武功極盛而皆謚文冀缺甯俞隨會文德豈不優而皆謚武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謚非古也唐與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温彥

博謚恭。岑文本謚憲。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此皆當時赫赫以功名居相位者。不過一字。由此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在字數。則是文武成康。不如威烈王。慎觀王也。齊桓晉文。不如魏安釐。秦莊襄。趙武靈。楚考烈也。其言甚辯。卒用及議。是在唐時。已不知一字二字之例。謂何矣。諱為宰相。而史入良吏傳。亦所未喻。

唐獨孤及至之。毘陵集二十卷補闕。安定梁肅所編。肅後序稱門下生。蓋其門人也。集首有虔州刺史李舟序。未有吳郡祝允明跋。云是吳文定所鈔東閣本。予按皇甫湜論業一篇。歷評唐人文章。稱獨孤之文。如危峯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湊壑。今讀其文。殊不盡然。大抵序記猶沿唐習。碑版敘事。稍見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邪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略已載之。權德輿議及謚曰。立言遺辭。有古風格。看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善而秉方冊。及之為文。可徵矣。卒謚曰憲。及位止牧守。而得謚亦非常格。

唐歐陽詹四門集八卷之中。棧道銘弔九江驛碑材文最佳。其自明誠論有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安得此離經畔道狂詩謬悠之論耶。韓文公與之同時同年。獨作原道原性諸篇。

不愧稱大儒矣。

蔡下。壬人也。然其作毛詩雜解。頗有可取者。如木瓜詩云。齊桓信義及于諸侯。率懷其德。不專畏其力。故問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為禮。孔子所以嘆曰。吾於木瓜。見道直之禮行焉。

天啟中。小人造東林朋黨錄。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東林籍貫。盜柄東林。夥夥壞封疆。錄諸書。以媚逆璫。殺諸君子。與蔡京黨人之碑。韓侂胄偽學之禁。無異。然其中亦有以小人竄入者。如李清臣。章惇。曾布。張商英之屬。與溫潞諸公同列。是又不可解也。如朋黨錄中之顧東謙。周延儒。魏應嘉。馮三元。點將錄中之許其孝。魏應嘉。郭鞏。楊保泰。楊春茂。同志錄中之張我續。東林籍貫之郭鞏。張文熙。薛貞。盜柄東林。夥夥安某等是也。

宋臞翁詩集一卷。長樂教陶孫器之所著。器之非江西詩派中人。而詩深得江西之體。其評詩最精。嘗自云。此評手書兩紙。一貽莆陽劉潛夫。一貽同舍朱仁叔。其自貴重如此。韓平原當國時。題詩臨安酒家壁。弔趙忠定公云。九原若遇韓公獻。休說渠家末代孫。幾罹于禍。亦奇男子也。

句曲外史雜詩一卷。元張雨伯雨菴詩多拘體。予最喜其絕句。如凌波仙子塵生機。空谷佳人玉鍊容。不奈天寒風露早。日高猶傍錦熏籠。三香弁山南下幽人宅。萬箇長松水一畝。月到三層樓上夢。鯉魚風起駕春潮。萬壑松濤雞犬茅茨接暝烟。平林如蕚遠連天。急披奇句無人賞。已近飛鴻滅沒邊。黃子頗有坡谷遺風。自題云。乙酉歲自春徂夏。霖雨時多。日處幽篁中。未有裹飯過子桑者。閑弄筆研。寫詩盈冊。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子英過之持去。勿示不知我者。雨告。

章丘李中麓太常。開先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當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文進吳偉陶

成杜堇為第一等。倪瓚莊麟為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王弇州

與之善。嘗言過中麓草堂。盡觀所藏畫。無一佳者。而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

宋人。亦未足為定論也。畫品畧云。戴文進如玉斗。精理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

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親潔。不同凡品。莊麟如山色。早

秋。微雨初沐。倪雲林如凡上石菖蒲。其物雖微。以玉盤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賈浪仙。身

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幾焉。

宋予祠之制。予昔與亡友葉訥菴侍郎辯之。載池北偶談。然語焉弗詳也。考趙昇朝

野類要云。舊制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閑之祿。神宗置宮觀之職。以代之。取漢祠官

祝釐之義。雖曰提舉主管某宮觀。寔不往供職也。故奏請者多以家貧指衆為詞。降旨則曰依乞差某處宮觀。任便居住。惟京師宮觀不許外居。此雖優士大夫之典。而儕衣冠于道流亦自非理。

簪筓之筓。有平上二讀。元次山能帶簪筓全獨而保生。蘇子美松江觀漁詩。擬來隨兩帶簪筓。謝幼槃嚴陵詩。身前萬事一簪筓。皆在青韻。今小本詩韵止收筓字。誤。

宋二謝無逸。幼槃。適皆江西詩派中人。潘邠老亦派中人也。幼槃竹友集云。邠老嘗作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邠老亡後。無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今去重陽只數日。風雨不止。凄然有懷。作二絕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覆面。詩云。地下修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獨因風雨重陽近。獨立蒼茫淚一巾。阿兄溫潤玉介導。我友澹薄朱絲絃。只疑蟬蛻遊人世。醉插茱萸若箇邊。邠老詩句。至今執苑流傳為重陽口實。而二謝同時有詩。迄無知者。因識之。續成一則詩話。亦使邠老不寂寞也。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文雅潔。楚楚有法度。不減其詩。

陸放翁晚節。以韓侂胄南園記為世口實。葉紹翁三朝聞見錄云。有鄭棧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磐石以獻。韓以陸記為重。仆鄭石瘞之地。韓敗。棧竟得免。人固有幸。

不幸哉

宋張孝祥于湖集。僅四卷。門人謝堯仁弟華文閣直學士孝伯序之。于湖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為謫仙人。天性倜儻。勇於為義。真西山目于湖生平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每自作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而堯仁謂其水車詩。活脫是東坡。然較蘇氏畫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馬等數篇。尚有一二分劣。又謂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吞東坡有餘矣。觀集中詩。亦是學步江西。尚未到後山境界。遽欲上擬坡公。妄矣。在南渡之初。亦下放翁遠甚。

唐衡州刺史呂溫集十卷。詩二卷。雜文八卷。溫于詩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所稱凌烟閣功名贊。張始興畫像贊。及集中三受降城。古東周城。望思臺。成皋諸碑銘。皆有可傳者。惟武侯廟記持論頗謬。同時劉禹錫柳宗元亟稱之。溫亦任文之黨。八司馬之貶。以使吐蕃。獨免于禍。與竇群羊士諤共傾李吉甫。而其父涓亦附裴延齡。皆非長者。蓋其門風如此。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于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

放翁白石游於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為佳。唐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昔人謂其工為情語。善窈窕之思。觀集中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詞歌者葉記等。信矣。然頗類傳奇小說。姚鉉概不之錄。毋亦以其誕謾不經耶。至以滄寇李同捷之誅。朝廷與柏耆牽連同貶。實以兩河諸將之譖。姑謫罰以悅其心耳。而晁公武遽以為亞之狂躁輔者為惡。愚矣哉。吾讀下賢與鄭使君書而悲之。

李白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此獨謂三百篇耳。若後來韋孟等作。有何興寄。但如嚼蠟耳。風雅中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等句。後千萬世。縱有能言。更從何處著筆耶。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鉉寶臣。荅宋都官員外郎胡克順所撰天禧中表進批答。甚優。五代時中原喪亂。文獻放闕。惟南唐文物甲於諸邦。而鉉錯兄弟與韓熙載為之冠冕。常侍詩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風。入宋與湯悅即殷崇義奉詔撰江南錄。至金陵

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曆數為言。諫後主文。尤極悻悻。讀者悲之。老學叢談

記常侍入汴市一宅居。後見宅主貧甚。曰：「得非市宅虧價而至是邪？」吾近撰碑文。獲潤筆二百千。可以相助。其人堅辭。亟命左右輦致之。其厚德如此。集外又有稽神錄若干卷。予家亦有寫本。

虎為西方猛獸。毛族皆畏之。然觀傳記所載。能制虎者不一而足。如師子銅頭鐵色。能食虎豹。駮如馬一角。食虎豹。茲白出義渠國。食虎豹。酋耳似虎。遇虎則食之。鼯犬能飛食虎豹。黃腰形似鼠狼。取虎豹心肝而食。竹牛能伏虎。生子竹中。虎行過即憚伏。又蝟能制虎。諾皋記狝胃食虎。猶無骨。入虎腹。自內齧虎。漢武帝時。西域貢獸如狸。以付上林。虎見之。閉目不敢視。或曰猛獠也。五色獅子。食虎於巨木之岫。近見南海子象與虎鬪。往往殺虎。則虎之威亦僅僅耳。

康熙十五年。餘姚有客山行。夜宿山神祠。夜半。有虎跪拜祠下。作人言。乞食。神以鄧樵夫許之。明晨伺于祠外。果見一樵過之。逆謂曰：「子鄧姓乎？」曰：「然。」因告以夜所聞。見戒勿往。鄧曰：「吾有母。仰食於樵。一日不樵。母且飢死。生命也。合何畏哉？」遂去。不顧。客隨而覘之。樵甫米薪。虎突出叢箐。隔樵手搏數合。持虎尾盤辟久之。虎不勝憤。乃震哮一躍。拔尾負痛遁去。樵逐而殺之。客逆勞之。樵曰：「感君高義。盡導我至廟下。既至。」

大詬以死虎示神曰今竟何如遂碎其土偶。樵一笑躍上神座瞑目而逝。鄉人重為建祠。額曰鄧公廟。

上諭戶部蠲免山東康熙四十三年地丁錢糧。刑部尚書臣士禎大理寺卿臣李斯義等公疏謝恩。

十月十一日。駕幸西安府。閱駐防滿洲兵馬。

上諭蠲免山西所欠谷草。大學士臣吳璵臣陳廷敬等公疏謝恩。

蠲免陝西四十二年以前積欠錢糧。右春坊贊善臣范光宗等疏謝。

山西平定州知州劉學嘉上疏為其父劉欽鄰請諡。略云臣父某係順治辛丑科進

士。原任平樂府富川縣知縣。康熙十三年。值孫逆延叛亂。罵賊殉節。仰蒙 聖慈。溫

綸存錫。優贈太僕寺少卿。廕子八監讀書。特賜祭葬。以小臣疊選異數。臣捐糜頂

踵。難報高厚於萬一。但查蘇松糧道臣馬逸姿。伊父馬璠。原任永嘉縣知縣。與溫處

道臣陳丹赤。同時殉節。屢被 聖恩優卹。四十二年。皇上南巡。逸姿為父請諡。仰

蒙俞允。臣父欽鄰。死節。與璠正同。幸逢 聖駕西巡。誠千載一時之會。用敢披瀝下

誠。援例上請。懇照馬璠之例。一體予諡。奉 旨下部議。賜諡忠節。

特起前贛南道副使劉蔭樞為雲南按察使蔭樞韓城人官給事中。有剛直聲。外轉註誤革職家居。至是由廢籍擢用。人皆誦知人之明云。

十月蒙恩賜內閣九卿西域蒲桃人二株。臣以尚書與焉。

十二月恭頌萬壽節。覃恩詔命三軸。祖父皆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

祖母母皆夫人。已階資政大夫。妻贈夫人。

特擢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講汪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兼督陝西學政。

禮部右侍郎王瑱齡轉左侍郎。以內閣學士王九齡為禮部右侍郎。同胞兄弟也。其

胞弟鴻緒。時為工部尚書。兄弟三人。同時八座。

特諭蔚州壬戌進士魏學誠改官翰林。故刑部尚書象樞子也。以其居官清正。故有

是命。

學士初無大稱。唐中宗欲以寵大臣。始有大學士之稱。五代有文明殿大學士。為宰相兼職。明設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凡五正五品。後又添設謹身殿大學士。而為六。加尚書。乃為正二品。

王西冥仲威。蘇暑臆臆說。說山爾一條甚悉。可補孫文定。山蠶說所未及。輒錄于

此樂溪談記。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楸絲。爾雅曰。楸。山桑。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鞞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之為絃。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繭。爾雅又曰。繭。桑繭。讐由樗繭。今萊陽之山繭。繭。蓋樗繭也。按山繭。即禹貢之楸絲。今之山繭。樗繭。又別一種。乃今之樗。繭也。樗。不才木也。土人嫌其名。故借名樗。取莊子大樗之義。然則爾雅所云繭。桑繭。即今山桑。樗絲是也。讐由樗繭。今樗絲。借名樗繭是也。山東謂之樗。為之。

又記燕窩一條云。燕窩名金絲。海商云。海際沙洲生蠶螺。臂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並津液吐出。結為小窩。啣飛渡海。倦則棲其上。海人依時拾之以貨。又云紫色者尤佳。湖海搜奇。又云。出廣東陽江縣。乃海燕采小魚營巢。故名燕窩。

陳晉州士業引云。極喜古琴。銘四句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踪。惟石嶢嶢。能理會此段。便是羲皇以上人。王山史引云。當取俞益期跋云。步其林則寥朗。庇其陰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

士業又云。陸務觀梅宛陵別集序。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淵明及先生二家。

詩而已。是坡公又有和梅之作。今集中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矣。

宋閨秀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吾郡人。詞家大宗。其集名漱玉。而詩不概見。兄西樵昔撰然脂集。采撫最博。止得其詩二句。云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此外了不可得。陳士業寒夜錄。乃載其和張文潛浯溪碑歌詩二篇。未言出於何書。予撰浯溪考。因錄入之。詩云。五十年功名如電掃。華清花柳成陽草。五坊供奉鬪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為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支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功銘德直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為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又驚人興廢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奸雄。但說功成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秦韓國皆天才。苑中羯鼓王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峰。峰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尚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胡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祇能道春薺長安作斤賣。右二詩未為佳作。然出婦人手亦不易。矧

易安之逸篇乎。故著之。

馮吉少卿五代相道之子。但世知其無賴。不知其頗有文學。釋文瑩玉壺清話云。吉凡賓僚飲宴。常為不速之客。酒酣輒彈琵琶。彈罷起舞。舞罷賦詩。自謂馮三絕。嘗撰昭憲太后謚。舉朝嗟服。予謂此子欲學晉人作達。當不減謝鎮西。勝長樂老多矣。可謂幹父之蠱者也。

宋戚密學綸。初知太和縣。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汝暫歸祀祖先。柳沐蟻蝨。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後者。此與唐太宗縱囚何異。近見吳江鈕玉樵瑋所記亞儘音來

事尤奇。亞儘者。廣東增城縣獄卒也。為人樸愿。萬曆戊午歲。逼除獄囚五十餘人。相聚而泣。亞儘問之。對曰。歲朝將屆。邑之人父母妻子。皆得聚首。吾曹獨陷縲紲。相

見無由。是以悲耳。亞儘俛首良久。曰。無難也。但汝曹勿負我。眾環叩其故。曰。與爾輩

約。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畢。赴獄。我縱爾罪當死。爾不來。我當死。爾來而一或不至。

我當死。即不釋爾。而吾冀盡亦何所逃死等死耳。何如為此一事。快然而死也。言已

悉。縱之。明年新正二日。囚悉至。如期集者。按籍呼之。不逸一人。亞儘鼓掌大笑曰。善

哉。遂趺坐而化。眾哭拜。浴其體。而加漆焉。事聞於縣。縣上巡按御史。聞於朝。以為縣

之獄神廟祀至今。疾病疫癘禱之。其應如響。陸文定公耆餘雜誌云。蘄州刺史呂元膺當錄囚。囚白有父母在。元旦不得歸者。呂釋械放歸。如期而至。又臨淄令曹攄囚陷大辟。新歲問知其有父母。放令歸家。至期歸獄。正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以必能者也。然而太宗賢君也。咸呂曹士大夫也。亞儘一獄卒耳。而能為賢君名臣之所為。不尤異乎。

宋牧仲中丞行賧邗徐間。於村舍壁上見二絕句。不題名氏。真北宋人佳作也。橫笛何人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

歷下孫氏有別墅。在濟南郡城西北十里而近。其地四面皆稻塍。與嵒華兩山相望。園中有泉。相傳為趙松雪洗硯泉也。一日園丁治蔬畦。得石刻于土中。洗剔視之。乃松雪篆書二詩。抱膝獨對華不注。孤吟四面天風來。泉聲振響暗林壑。山色滴翠落莓苔。散髮不冠弄柔翰。舉杯白月臨空階。有時扶筇步深谷。長嘯袖染烟霞回。竹林深處小亭開。白鶴徐行啄紫苔。羽扇不搖紗帽側。晚涼青鳥忽飛來。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趙孟頫題。松雪篆不多見。此石刻缺處。惜為石工以意修補。寔失古意。今其

地名硯溪。在灤口之北。

康熙丙子。余以祭告使秦蜀。過劍州之南門外。有小廟一區。方改作。問之。曰鄧文廟也。余謂不祀姜伯約。反祀鄧艾。於義悖矣。乃從來有司無昌言毀之者。何也。欲賦詩止之。未果。後見唐人唐彥謙一詩云。昭烈遺黎死尚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色巴山伴武侯。已先我而言之矣。以此見三代之直不泯。

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皆柳文暢詩也。六朝名句。均然在人耳目者。而某詩話謂吳興趙孟頫有句云云。置之齊梁。矯矯有氣。可謂眯目人道白黑。而詩話類編取之。亦不注作者名氏。閱之不覺捧腹。當是松雪當書二詩。渠遂謂是趙作耳。又如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是坡公古詩首四句。而朱隗撰明詩平論。乃以為陳繼儒絕句。蓋亦以陳當書此四句而誤也。又姚佺撰詩源。載一詩云。白日騎羊三洞遠。青天捫蝨萬峰高。乃宋末人詩。見謝翱天地間集而不之知。然如麗江木青太素軒詩。不是閉門防俗客。愛閉能有幾人來。即宋人賀家湖上天花寺詩。收齋亦載之列朝詩。何也。

謝元暉洞庭張樂地。李太白黃鶴西樓月。二詩。同是絕唱。唐人劉綺莊詩。桂楫木蘭

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回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妙處不減謝李。徐昌穀洞庭葉末下一篇。尤為清警。右四詩皆奇作也。頃有太學生某來謁。言近日旗下子弟。競尚一書。書肆價值為之頓貴。因叩何書。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文選昭明。余匿笑而罷。

明詩至楊升菴。另闢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學者。其詩如咏柳垂楊垂柳。縮芳年一篇。世共知之。又古意。凌波洛浦。遇陳王。鸞鴛詞。秦時明月。玉弓縣。關山月。迢迢。賤妾隔湘川。出關擬唐人。狼狽。芒角。正營。環塞。下曲。長榆。塞上。接龜沙。諸篇。工妙天成。不減前作。又青蛉行。寄內絕句。亦絕妙。大抵皆自古樂府出。益都王遵坦太平論明詩。獨推新都為性之者。亦自有見。

王端簡公弘祚。字玉銘。滇之永昌人。為戶部尚書時。嘗屬余選張含愚山集。余尤喜集中潁川侯祠一篇。足稱詩史。至結句云。陰風古樹無窮恨。長為英雄吊九泉。可以泣鬼神矣。

丹鉛錄云。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未春女也。唱劉夢得柳枝詞云云。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乃按此乃白樂天詩。詩本六句。非絕句。題乃板橋。非柳枝。蓋唐樂部

所歌多剪裁四句歌之。如高逵夫開篋淚沾臆。本古詩。止取前四句。李巨川山川滿目淚沾衣。本汾陰行。止取末四句。是也。白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為此路今重過。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板橋在今汴梁城西三十里。中年之東。唐人小說載板橋三娘子事。即此。與謝元暉之新林浦板橋異地而同名也。升菴博極羣書。豈未睹長慶集者。而亦有此誤耶。

南海鄰露湛若嶠。雅有詩云。峻嶺極金潯。摩天見九真。初見鈔本作金鄰。出吳都賦。後讀升菴集云。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潯。金潯。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潯清渚是也。潯與鄰通。今刻本作麟非。

詩話類編有一條最可笑者。並書之以發一噱。云唐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題詩云。絕頂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山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至台州事竣。復登僧房。欲改為半江。僧言月前有一官過此。稱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適驚問何人。僧曰。義烏路賓王也。勿論二人之世。遠不相及。此詩乃晚唐任翻中子山寺詩。亦非達夫作。又未嘗為兩浙觀察使。乃路既代宋之問。吟樓觀滄海日矣。又為達夫改此半江。何其不憚煩邪。遇宋時已稱老僧。何時鍊形住世。又還俗

為官人而為此僧熟識耶。

具區志止載銜信陵投江禱雨文。余讀洪文敏萬首絕句。載信陵詩三首。一過真律師舊院。一酬談上人海石榴。一出自賊中謁恒上人。詩皆不工。而信陵為什。賴此尚存後世。按信陵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以六年為望江令。白樂天秦中吟云。身及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則信陵卒於官。未嘗遽秩審矣。不知其何時陷賊。豈未第以前事耶。

余康熙乙巳暮。將去廣陵。偶以公事至如皋。冒辟疆裏約余修楔水繪園別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潛丸及宜興陳維崧其年。縣人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坐。分體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坐相中間。立成十章。黃岡杜濬于皇後至。他日或問之曰。阮亭詩如何。杜曰。酒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如何。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山西興縣。去城十里許。有一洞。洞中有二小人。長尺許。衣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冬即罕出。見漱石閑談。與月山叢談所記相類。

徐東癡。夜高士。隱居系水之東。蓬門晝掩。惟余兄弟時過之。先兄西樵贈詩云。美人

自牧能貽我名士如蠅總附君。余時尚少。亦有句云。相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諷之輒想見其為人。

吳地記云。琴高宅在交讓橋法海寺西五十步。又有乘魚橋。郡人丁海與琴高友善。共營東皋之田。行田畔。忽見大鯉魚長丈餘。法海試上魚背。凝然不動。琴高登之。即飛騰冲天而去。按列仙傳。琴高趙人。乘鯉入涿水。又有仙跡在涇縣之琴溪。溪出小魚。如丙穴。名琴魚。而法海自是寺名。乃傳會以為人名。鄙謬極矣。因論馮驩三士事。連類及之。以資嗚喙。

續夷堅志。又載党承旨藏周亞夫印。東鹿柴楫主歷城簿。得彭宣弘印。臨淄農夫鄭某。耕田得方十銅印。紐作九猿猴。細小如豆。諦視之。形狀纖悉畢備。鄭未有子。自此遂產九男。

香祖筆記卷六

清 新城王士禎貽上著

康熙四十三年。西城外有盜發古冢。視其誌銘。乃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一千一百石修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涿州人。洪武壬申。嗣其父為燕山前衛百戶。守禦開平。永樂間。五從車駕北征有功。累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陞後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充參將。鎮守大同。尋命為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兀良哈。北狩洗馬嶺。皆扈從。陞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陞左都督。勅諭提督營建奉天華蓋護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正統辛酉。告成。特陞令爵。賜劄券于孫世襲。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關北原。子榮孫煜。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卞聚書。龔善同篆。于考弁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錄之。

李龍眠五馬圖一卷。後題云。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驥驥院收于闔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五寸。○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驥驥院收董毡。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駟監揀中秦馬。

好頭赤。九歲四尺六寸。○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溫溪心進照夜白。

右止有四馬闕一。

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中朝士大夫。多嘆息伯時當在臺閣。僅為善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熨熱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殊不及也。此馬馭駿。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為識觀影者也。黃魯直書。○余元祐唐于歲。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于補池寺。魯直方為張仲謨戲題李伯時天馬圖。魯直顧余曰。異哉。伯時貌天殿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魄皆為伯時筆端取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予瀟湘江上。與徐靖國朱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所親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云。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將漕二浙。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汎舟訪劉延仲於真如寺。延仲遽出是圖。開卷錯愕。宛然疇昔。撫時念往。逾四十年。憂患餘生。歸然獨在。徬徨弔影。殆若異身也。因詳叙本末。且以玉軸遺延仲。使重加裝飾云。空青曾紆公卷書。右毘陵莊氏家藏。

毘陵大姓朱氏。蓄一古大盤。盤中凹處有鴨形。或漁於湖。得一銅鴨。朱以賤值購之。

以合盤中鴨影不夾鉢黍。注水於盤鴨即浮起游泳而浴始知寶之右見唐已編。
王介甫唐詩百家選全本。近牧仲開府寄來新刻。乃常熟毛辰所得。江陰某氏藏本。
計百有四人。有乾道己丑蘭舉倪仲傳序。略云。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之門。嘗見是
書。頃有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故鏤版以新其傳。
云。余按其取去多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家不入。選尚自有說。然沈宋陳子昂張
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脊虛劉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概不入。選下及元白溫
李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數子。每人所錄。幾餘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
唐詩者。觀此足矣。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不近人情。於此可見。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為
佳選。則未敢謂然。請以質諸後之善言詩者。當知余言不妄。

白醉環言。

王北雲著

載孟中丞者。好藏墨。有一挺為朱紫陽款。是南宋故物。又云。羅文龍

墨。如空青水碧。珊瑚木雞。

兩山墨談。

陳霆著

云長淮為南北大限。自淮以北為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

者。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者。曰混

同江。曰鴨綠江。南之在蠻方者。曰大渡河。皆在荒徼外。禹跡之所略也。

又云。朋黨二字。為萬世之禍。始見於漢書。蕭望之劉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此王伯厚之言也。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則朋黨之說。其來尚矣。又云。晏子鮑吟而鮑啼。蒼莽踟躕。四顧而無人聲。流光馳景。却顧於斷溪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也。龍耕溪飲為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春秋之世。豈有如此語言。必宋晉間文人偽作。余謂此段文字。不甚類晉宋間人。絕似唐柳子厚劉夢得孫樵輩造語。周夔到難一篇。亦庶幾爾。

唐人作集序。例敘其人之道德功業。如碑版之體。後則歷舉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勝更僕。如獨詠及權德輿諸序。及英華文粹所載皆然。千篇一律。殊厭觀聽。至昌黎始一洗之。若皇甫湜作顧况集序。亦能不落窠臼。可以為法。

文選而下。惟姚鉉唐文粹卓然可觀。非他選所及其錄詩皆樂府古調。不取近體。尤為有見。余嘗取而刪之。與英靈間氣諸集刪本。都為十種。並行於世。亡友姜編修西

溟

宸

又嘗刪其賦頌碑誌序記等雜文為一篇。西溟歿。此書不知流落何處。其從弟

宸夢字友棠。余門人也。當訪之。

王逢原吉梧溪集。有過廣浦。聽上人觀湖。廣郎中余闕撰書。濠河化成寺碑記。淮西僉憲王士點篆額詩。士點吾鄉東平人。士熙懋學之弟。常輯禁扁若干卷。余家有鈔本。又有陳架閣錄。示至正十一年死節。臣屬亮公以下十三人。王侯以下九人。徵詩首云。是年二月。山東副都元帥亮堅里。師出鄒平縣。中流矢死。令鄒平誌不及載。當補入之。

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陳敏政重刻。陳作後序。述原吉家世甚詳。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又兼文華殿經筵事。卒官。掖子休。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輅。宣德中以秀才舉授南康府照磨。未幾卒。二子曰。頗曰孟。不能歸。遂僑居星子之東澗。祖母黃母徐。躬紡績以教二子。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間周伯琦汪澤民二序。序言原吉初學詩於延陵陳虞卿。虞卿又與柯敬仲俱事虞邵菴。得其傳。與有元盛時楊范諸公齊驅。惜未著其名。俟載考之。虞卿官東流尹。亦序云。

甲申夏不雨。暑酷甚。偶讀鍾退谷集雜文。有扇篋銘云。臧汝逸女。女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天年哉。余感嘆其言。因注其旁云。殺君馬者路旁兒。當下

此一轉語。

廣陵陸弼字無從。陸萬間有詩名。江都友人貽其集。末有張君某為作小傳云。無從少游京師。譏李西涯伴食中書。投詩云。回首相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云云。按陸上距弘治之世。遠不相及。安得以此詩屬之。誤矣。

鍾惺初名恬字叔靜。竟陵人。惺之弟也。以諸生終。其詩絕有風骨。不肯染竟陵習氣。古詩如大將雖自貴。少小為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近體如桐新春後葉。竹正午時陰。皆佳境。有半蔬園集。惜不傳。

余於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數。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又書日休集後云。予觀襲美與陸魯望倡和。跌宕怪偉。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文數。多慷慨激昂。文中子碑配饗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於知道者。益嘆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公。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余一知半解。亦自有與古人暗合者。錄其言以自信。

余嘗欲取唐人陸宣公李衛公劉賓客皇甫湜杜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之文。遽而

次之為八家以傳。恨效於吏事。不遑卒業。俟乞骸骨歸田後。當畢斯志。聊書此以當息壤。

湖廣土司彭九霄之母。有玉跳脫二隻。中有一蟻。厯厯分明。自能蠕動。又武林金編修家有猫眼寶石一枚。其睛正午則如一線。過午即圓。陸延枝說聽云。

韻語陽秋記。宋大觀中。吳興人邵宗益剖蚌。中有珠現。阿羅漢相。徧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遂奉歸慈感寺供養。寺臨溪流。建炎中。憲使楊應誠者。與客傳玩。忽越檻躍入水中。禱佛求之。一索而獲。右與唐文中食蛤事相類。誠不可以儒家拘墟之見求之。如余池北偶談所記。廣陵银杏樹中。觀音大士像。則又所目擊也。

余嘗觀荆浩論山水。而悟詩家三昧。曰。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又王楙野客叢書。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意在筆墨之外也。

嘉靖中。陸浚明築為給事中。疏糾張孚敬桂萼。上為罷二相。旋以霍韜言召還。陸坐是謫都勻驛驛丞。林居十八年。韜有疏尉薦。陸笑曰。天下事壞於此輩。僉人之手。乃復欲以餘波污我耶。余嘗論韜平生真小人之尤。黃宗羲輯明儒學案。不當闌入。觀浚明之言。韜在當時。物論可知矣。洪洞范進士彪。西鼎撰理學備考。亦頗以余言為

然

古今傳記。如拾遺記東方朔外傳之類。悉誕謾不經。然未有如諾皋記之妄者。一事尤可捧腹。云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嘗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乘天翁車。騎白龍。振策登天。天翁追之不及。堅既到天宫。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劉翁失治。徘徊五嶽。作哭。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鄙倍至此。不可以欺三歲小兒。而公然筆之於書。豈病狂耶。段柯古唐之文人。何至乃爾。

諾皋又載妬婦津。乃劉伯玉妻段氏。字光明。聞伯玉誦雜神賦。自沉死。武學常過此津。不敢渡。先兄西樵過之。有詩云。解使金輪開道避。斯人何減駱賓玉。亦快心語也。唐張祐詩。內人已唱春鶯轉。花下傚傚軟舞來。按教坊記。伎女人宜春院。謂之內人。一曰前頭人。凡出戲日。有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謂之進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餘悉讓內人。如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轉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又有綠腰。蘇合香。屈柘。梁州。甘州。柘枝。黃麾。拂林。胡渭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又有劍器。胡旋。

胡騰等。按記中所列曲名。如小秦王武媚娘。皆李唐本朝事。與呂太后竝列不避忌。竹枝本名竹枝子。與采蓮子漁歌子山花子水仙子南仙子赤棗子生查子等竝列。今獨去子字。但云竹枝。若楊柳則其本名。又有字舞。花舞馬舞。

倦遊錄載辛稼軒患疝疾。一道人教以薏苡仁用東壁黃土炒過。水煮為膏。服數服即消。程沙隨病此。稼軒以方授之。亦效。予苦疝十七年矣。一日陳悅巖相國。讀倦遊錄。鈔以見示。明日往暢春苑相遇。予曰。承公惠妙方。當愈宿疴。又以自負。相國問何故。予曰。此疝辛稼軒陳沙隨都曾害過。正自不惡。與二公同病相憐。豈復尋常人哉。聞者皆為絕倒。

廣州城南長壽菴。有大池。水通珠江。潮汐日至。池南有高臺。甚麗。可以望海。其下曰離六堂。主僧某乞一聯。予為題云。紅樓映海三更月。石鵬通江兩度潮。

唐詩人楊憑。有中表竊其詩卷登第。憑知之。怒甚。且詰之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中表答曰。知兄最愛惜此句。不敢奉偷。憑意稍解。曰。猶可恕也。宋初朝士兢尚西崑體。伶人有為李義山者。衣衫襤褸。旁有人問君何為爾。答曰。近日為諸館職持擔。故至此。二事古今笑柄。予四十年所為詩。人間多有其本。其為人持擔不少矣。恐一一

鶴聲飛上天。亦非己有。偶書之。發一笑粲。

王勉夫紀聞。載東坡一日與歐陽公論五代史。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曰。韓通無傳。烏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千秋公議。當時坡公固已發也。是謂諍友。然劉壯與作五代史糾謬。以示東坡。坡答以王介甫嘗謂某當修三國志。某不敢當。正畏如公之徒。撫拾其後耳。

東坡詩筆妙天下。外國皆知仰之。子由使北詩云。莫把文章動蠻貊。恐防談笑卧江湖。其盛名如此。然當時尚有指摘其用事之誤者。予居易錄中已言之。王楙紀聞又言。吳人方惟深子通。絕不喜子瞻詩文。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方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著也。其狂僭至此。譬蟋蟀轉糞。語以蘇合之香。豈肯顧哉。

嚴滄浪云。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流。無少增損。次序亦同。諸光羲而下。方是荆公自去取。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如唐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賈至韋應物孫逖祖詠。劉脊虛綦毋潛劉長卿李賀諸公。皆大名。家。而集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

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嘆也。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戶部覆江西護巡撫印南贛道徐某覆商民蕭宗章等開採鉛錫疏。略云。南源山係附近各山之總名。庾崇二縣接壤。雖山間石土產有鉛錫。然地處荒僻。民居寥落。兼之米價騰貴。有無生事。地方難必其無。云云。奉旨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大哉。王言洞見萬里矣。

浙江巡撫副都御史張泰交疏言黃巖縣民葉中吉年一百三歲。請賜金建坊。禮部覆准允行。

朱昂梁周翰與楊億同為翰林學士。時梁朱二公年老。而楊甚少。每輕侮之。然考二公皆宋初最有文譽者。而楊以後進。乃敢輕侮。杜詩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則子美亦嘗受惡少年之侮矣。韓偓中唐詩人眉目。兩邀人主特達之知。晚在藩鎮幕。後生至目為惡詩。詎文章耆宿。例宜取侮。後進小生耶。顧楊大年正人亦爾。則不可也。僧文瑩玉壺清話云。開寶塔成。太宗特詔朱昂撰記。文成。敦崇嚴重。上深加嘆獎。與宗人朱遵度號大小朱。萬卷與弟協稱渚宮二疎。又詔舉賢良。昂舉陳彭年。

杜鎬刁衍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舉人。况彭年實有才譽。乞免召試。備清問。遂命以本官直史館。則朱在當時物望可知。又後苑宴侍臣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圻。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賞。嘗請修時政記。從之。二公本末如此。予往見周翰所撰石敬瑭家廟碑。石刻。惜未購得耳。後大年竟夭死。石介至誠為文妖。或亦少時輕薄之報耶。龐文英文昌雜錄。言時政記始於唐文昌左丞姚璿。至宋則周翰踵之。有此請也。

文昌雜錄云。鼎州通判柳應辰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口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徧。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按應辰官都官員外郎。常書。凡字符於浯溪磨崖碑旁。即其人也。

唐宋京朝官。遇令節放假休沐。又有旬休之例。文昌雜錄。休假歲凡七十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日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日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授衣重陽立冬各二日。上中下旬又各一日。包拯奏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後祇給假五日。當時京朝官優遊如此。此風至明。不復有矣。

然宋人猶謂每春花時祇於擔上見桃李何也

越中筍脯俗名素火腿食之有肉味甚腴京師極難致偶見安老懷幼方載製芭蕉脯蓮子脯牛蒡脯法與製筍脯法略同錄之蕉根有兩種一種粘者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熟去汁再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盡取壓乾乃以鹽醬蕪荑乾薑熟油胡椒等研泥一兩宿取出焙乾畧槌令軟食之全類肥肉之味取嫩蓮房去蒂去皮用新汲井水入灰煮泥如蕉脯法焙乾以石壓令扁作片收之十月以後取牛蒡根洗乾去皮用慢火少煮勿太爛硬者熟煮并槌令軟下雜料物如蕉脯法泥培取乾蒼藷鮮方蒼藷即梔子也米嫩花釀作鮓最為香美昔劉賓客饋白太傅菊苗釐盧菹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有詩載集中

宋長安隱士高繹有古人絕行慶厯中召至京師欲命以官固辭還家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凍餒終不以困故受人饋遺閉門讀書而已右見龐文英文昌雜錄末引處士譏种放詩且云志意修則驕富貴道德重則輕王侯惟安素無慙矣予撰古懽錄偶遺之遂錄於此

雜錄言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莊穆此公主賜謚之始予撰謚法

考未遑考證及此並錄之

唐宮殿皆植花柳。宋植楸槐。明代皆無之。本朝沿明之舊。

宋初諸公。競尚西崑體。世但知楊劉錢思公耳。如文忠烈趙清獻詩。最工此體。人多

不知。予既著之池北偶談。居易錄二書。觀李于田菴菴圖集。載胡文恭武平宿詩二

十八首。亦崑體之工麗者。惜未見其全。聊摘錄數聯於左。山谷漫持白馬先生論。未

抵鳴雞下客功。次韻朱石牀潤極琴絲暖。水閣寒多酒力微。淮南長生不待爐中藥。

鴻寶誰收篋內書。南蕩槩遠從芳草渡。墊巾還傍綠楊隄。中虛洞井曉寒千乳斂。茗

園春嫩一旗開。趙宗道江浦嘔啞風送檣。河橋勃窣柳垂隄。注司馬相如賦云。嬰嫗

粉壁已沉題鳳字。酒壚猶記姓黃人。塞頡利請盟金七酒。將軍歸卧玉門關。殘長樂

夢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侯彩雲接曲青岑醴。沉水薰衣白壁堂。前檻蘭若依

玉樹。後園桐葉護銀牀。津西北浮雲連魏闕。東南初日照秦樓。古別佳人挾瑟漳河

曉。壯士悲歌易水秋。雪色欺曹國麻衣淺。寒入君王翠被深。次韻徐侏儒自是長三

尺。泮統都來直數金。早睡驚燕語頻移枕。病起蛛絲半在琴。風調與二公可相伯仲。

起結尤多得義山神理。不具錄。

杜詩戶外昭容紫袖垂。蓋唐制天子臨朝。則用宮人引至殿上。至天祐二年。始詔罷之。是全盛之時。反不如衰亂之朝。為合禮也。故中宗時。皇后公主及上官昭容。往往與羣臣雜坐賦詩。優伶至有裴談李老之謔。可謂無禮之甚。而郎官直宿。亦有侍女新添五夜香之句。竟不知侍女當是何色人也。宋明以來。乃為嚴重矣。

本朝朝儀。大朝日。駕出乾清門。至保和殿稍駐。大學士學士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翰林起居注官。於保和殿門外。行三跪九叩頭禮。先行自甬道入太和殿。後門出立簷下。內閣東立西向。都察院西立東向。然後駕至太和殿陞座。惟起居注班殿內在諸王之後。亦儒臣之極榮也。

宋宰相班諸王之上。樞密使班諸王下。至明諸王始不與羣臣齒。為得大體。若唐宋以來。皇子諸王尹京遙領節度使之類。一切罷去。尤為得體。迨本朝亦然。凡大朝日。諸王貝勒子謝恩者。皆拜於殿陛上。與羣臣迥絕矣。

呂正獻公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士大夫罕接見。惟談禪者稍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僧寺。隨僧齋粥。覲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此真可一笑也。

宋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後。必降階謝。康熙庚

辰科館選庶吉士大學士王文靖公之孫桐城張公敦復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事韓公墓廬之子皆中式及唱名皆自陳奏皆得 邀恩入翰林然不降階謝也

本朝京官三品以上陞遷 命下宣 旨後即赴後左門啟奏謝 恩仍於瀉臚寺

報名候大朝日於太和殿謝 恩已卯十一月上傳戶部尚書馬公齊禮部尚書佛

公倫吏部尚書熊公賜履禮部尚書張公英皆拜相戶部尚書陳公廷敬轉吏書兵

部尚書杜公臻轉禮書刑部尚書李公振裕轉戶部予以左都御史遷刑書同日

命下大學士伊桑阿公王公熙等於一統志館宣 旨訖隨同赴乾清門啟奏謝

恩此亦向時所未有也後自日始以吏部左侍郎王公澤弘為左都御史則由吏部

開列疏請云

徐度邵埽編云嘗見杜祁公少時手書所節史記一編字如蠅頭筆筆端楷首尾如

一且極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略具焉是時刻本書尚未盛行前輩之苦心

為學如此豈後人所及

宋時士大夫為王氏之學者務為穿鑿有稱杜子美禹廟詩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龍蛇而放之洎也予童時見此說即知笑之語諸兄曰

信如此。則杜公之詩。何殊今佛寺壁畫觀音救八難善財五十三參。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水淹七車耶。諸兄為之軒渠。

徐敦立云。唐人詩集行於世者。亡慮數百家。宋次道家藏最備。當以示王介甫。俾擇其尤者。今百家詩選是也。然則予前所云陳伯玉張道濟張曲江王右丞韋左司諸公之集。次道家盡無之耶。抑有之而見擯於介甫。即如此等者聞之集。皆無之。何以稱備。有之而不取。尚得為有目人耶。

徐敦立記陳去非語。本朝之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不讀者。陳無已也。此意殊不可解。去非之學杜。亦予所未詳也。

古來相業之盛。莫如北宋。劉莘老謝石僕射表曰。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勲名繼踵。纔五十二人。可見得人命相之難。乃明末崇禎十七年間。拜罷遂至五十人。欲不亂得者。

宋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備。太師童貫。少師梁師成。少保楊戩。餘即蔡京。王黼。蔡攸。鄧洵武之流。凡十人。而宦寺居其三。予昔使廣州。遊光孝寺。觀偽南漢所造鐵塔。塔角有諸僧題名。列銜者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又當時崇尚宦寺。士人多自宮以圖。

進用亂朝之舉措可笑如此

唐時有走馬應不求聞達科者。傳以為笑。宋亦置高蹈丘園科。許於本貫投狀乞應。與唐正同。名實相悖。真可一噱也。

古彩選始唐李邵。宋尹師魯踵而為之。元豐官制行。宋保國者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為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其兄原父見之。喜因序之。而以為已作。明倪文正公鴻寶亦以明官制為圖。予少時偶病卧旬日。無所用心。戲作三國志圖。以李漢為主。而魏吳分兩路遞遷。中頗參用陳壽書。頗謂馴雅有義例也。

馮祭酒其區夢跋孫覲尚書尺牘云。陽羨孫老。得東坡棄婢而生。尚書寶坡公遺體。予跋鴻慶集。既辯之矣。頃又考得一事。坡往陽羨。憩村舍。見一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衡門稚子璫璣器。童子應之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坡喜之。童子即覲也。然則遺體之說。蓋知其妄矣。予跋鴻慶集。惜未睹此。故再者之。

南唐二徐。鉉無子。錯有後人。居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家。王銍性之。常訪之。鉉錯告。救具在。又言嘗見錯文集。有南唐宮人喬氏出家語。今騎省集三十卷尚完。楚金

集則不傳矣。泰和縣白鶴觀云。有楚書金碑。予以康熙甲子奉使東粵。過之。維舟。持訪此碑。亦不復存。錯謚文公。

魏野詩。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一篇最佳。王彥輔記其一絕。亦有風致可喜。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裡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為我親烹薺蕨茶。

劍俠傳言。嘉興一囚。善繩技。至戲場。捧繩百尺餘。置諸地。將一頭擲空中。初拋二三次。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後乃拋至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其人隨繩。身足離地。高二十餘丈。勢如鳥隼。旁飛遠颺。望空而失。又默記載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有人呈踏索之技。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緣索而上。疾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有牌軍白曰。頃出戍。曾見此等事。此妖術。未能遠出府門。但請闔譙門大索。必獲之。乃命衆軍。凡遇非衙中舊有之物。即斧斫之。最後至馬院。一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六。何也。亟以斧斫之。乃妖人耳。遂獲之。

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塘江以東。乃為越地。故唐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予讀吳越春秋。闔閭五年。吳南伐越。破檣亭。左傳史記亦然。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就李即檣亭。然則春秋之時。嘉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隸吳。唐詩云。

非也。

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晚而略初盛。攬之憤憤。楊仲弘唐音。始稍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舛謬。迨高廷禮品彙出。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按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為正宗。杜子美為大家。王摩詰高逵夫李東川為名家。則非是。三家者皆當為正宗。李杜均之為大家。岑嘉州而下。為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

吳越春秋。勾踐休息食室於冰厨。今稱人庖厨曰冰厨。本此。

余辛丑客秦淮。邀笛步和虞山錢宗伯石厓秋柳小景絕句云。宮柳含烟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裡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袁擇菴訂見而戲余曰。忍俊不禁矣。

近日金華刻元陳樵鹿皮子集。郡人盧聯所編。刻於明正德戊寅。今邵陽縣丞會稽董肇勳。重刻於婺郡。凡古賦十五首為一卷。詩三卷。卷首載宋文憲公所撰墓銘。董有序頗佳。又云原刻有慈溪周旋序。佚去不載。甲申。董自秦中以卓異入京。陛見來謁。以是書為贄。惜未暇晤其人。